清儒學案

世重

口 12
3276
100

日本
3218
100

門號 口12 3276 卷 100

清儒學案卷二百七

諸儒學案十三

費先生密

天津徐世昌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新繁人父經虞字仲若明末官雲南昆明知縣累遷廣西府知府有治行兼邃經學著有毛詩廣義雅論諸書以漢儒注說爲宗先生早負奇偉之才年二十餘值流寇張獻忠擾四川先生曾於什邡起義師禦寇已而全蜀皆陷因赴雲南省父迎之歸轉徙蠻中追獻忠殄滅兵事猶未已鎮將楊展膺明廣元伯之封督秦蜀軍駐嘉定先生爲籌屯田給兵食署中書舍人之職久之見事不可爲遂奉父入漢中溯漢江下吳越流寓泰州家焉村居三十餘年著書甚多康熙三十八

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少傳家學中年謁孫夏峯徵君於蘇門執弟子禮述先訓以就正逾月歸徵君爲題吾道其南四字贈之嘗游京師與毛西河閻潛邱交又與李恕谷論學爲作大學辨業序其爲學大旨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深病之乃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上考古經與歷代正史旁採羣書序儒者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參之也曰道脈譜論明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不可滅沒其功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人之道古經具在無所謂不傳之祕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唐以來學校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宋儒過厚也曰先儒傳道述曰聖門傳道述明帝王師儒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竝載諸圖是爲弘道書又作古今篤論四卷皆申明弘道書之旨又著有文集旨辨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二十卷詩鈔二十卷外集二十九種河洛古文一卷尚書說一卷周禮注論一卷禴錄一卷中庸大學古文一卷中庸大學駁論一卷太極圖紀八卷聖門學脈中旨錄一卷古史正十卷史記補箋十卷歷代紀年四卷四禮補錄十卷古文旨要一卷蠡叢遺錄二卷奢亂紀錄一卷荒書四卷答簪歸來晚暇記四卷歷代貢舉合議二卷二氏論一卷題跋六卷尺牘六卷詩餘二卷雜著二卷費氏家訓四卷長沙發揮二卷王

氏疹論一卷金匱本草六卷集外雜存八卷補孝貞先生劍閣芳華集二十卷雅倫二十六卷此外復有春秋虎談二卷未入自定書目中其諸書皆手錄藏之家未顯於世大都散佚至清末大關唐鴻學始得弘道書荒書燕峯詩鈔三種刊行焉子錫琮字厚蕃著有醫書階庭偕詠集白鶴樓集次子錫璜字滋衡著有貫道堂文集掣鯨堂詩集並能傳其家學 參史傳子錫璜撰家傳文

獻徵存錄 孫桐生
全蜀詩鈔小傳

案刊本弘道書三卷荒書一卷與家傳所錄卷數不同乃出後人歸併非刪減也

弘道書

統典論

尚書聖緒肇錄二典十翼本始羲農紹休太古遂渺歷數綿絡元睿土德天命垂御啟禮贍器覆澤蒸黎開弘漬漸累代褒宣堯舜陟位哲文恭溶光格裔海三王咸亨國久遠治化敦涪承遺謨訓周監二代王道克茂風教隆溢孔子述憲典文以待後世帝王有所據依因時爲政濟世安民者也費經虞曰後世言道統徐學謨云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乃爲實論矣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世日以變道日以消漢儒始得奉聖人所言先王成法尊護守衛相受有緒布爲政也安平易行著爲言也篤實可用通出處爲一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清談言道去實而就虛陋平而喜高歲遷月改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

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繫道統者
五六百年矣經文煌煌大訓乃爲蕪亂窒可不正哉古之二帝
三王皆在位倫無弗敍也政無弗平也方隅無弗安而敎化無
弗行也其民淳質以下從上無所異趨君師本於一人故爲統
司馬遷曰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統之天子
名之諸侯不敢與也況士乎後世聖人如孔子不得在位列國
殊政多未合於道各趨嗜好習久相化而道亡天下日就沈溺
孔子述往古以爲久遠安窅之本後世聽其損益道始有緒孔
子在下君師分則雜焉亂於道者其說多矣孔
子道具而統失道在先王之事其得存也繫於孔子之言非事
不足以定民志而養天下非言不足以記典章而敎天下豈先
王規程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欲託空言以爲道也懼先王所以

仁天下者散亡不可收采一時失之千萬世失之聖王不興天
下孰能宗予其言尙彰彰也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衆人如
是也賢哲亦未嘗不如是也先王憂之謂欲不可縱亦不可禁
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則人不從遂不禁任其縱則風俗日潰
於是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爲禮樂定爲章程其不率者
俟之以刑使各平心安身而化孔子欲先王之政敎行之於萬
世而無斁也乃以爲六經傳之而緜緜永存爲道脈矣故上之
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朝廷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
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
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苟無帝王受天明命宰育萬彙有磨
礪一世之大權優善懲惡公卿行之以動蕩九服取儒生空辭
虛說欲以行敎化而淳風俗必不能矣王天下者之於道本也

公卿行焉師儒言焉支也道者何射之鵠也大匠之規矩也人焉而各自有得者也遠射焉而中近射焉而中左射焉而中右射焉而中其他也規之獲圓矩之獲方求其方圓不索於規矩之外也道若此止耳孔子教一人者所以教天下教弟子者所以教士大夫習之者易通教無煩黷也傳之者易曉學無艱深也其君子學古入官體國行政以誨其族及於里黨其小人受以謹身因以善俗此先王所以爲道孔子之旨則然也以孔子之道自治則德修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國家則政備宗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可明矣故一於帝王道則爲統傳於孔子道則爲脈後儒飾虛矜肆以杳冥不可致詰爲道枝辭爭辨爲學襲六經以就其私議於是性命之說出焉傳心之論起焉誕浮相尚聖王修身安人開國承家之實咸爲後儒所壞亂統也者道行於當時薄海內外莫不化洽也脈也者道傳於萬世王侯下逮庶人莫不取則也合歷代帝王公卿稱曰道統庶可也無帝王則不可謂之統矣上古其氣渾噩天道也包羲畫卦爲罟神農作耒耜立市地道興矣舟楫弧矢杵臼衣裳始於黃帝人道漸大堯舜命官分州夏后成湯禮樂殊別周兼而文之人道全矣東遷以後日就陵替孔子當其時欲以道興治天命不與先王所遺傳焉雖世異政殊後世修述尚與道不遠孔子雖位不同於二帝三王而聖則一七十子於孔子猶諸侯之於天子也松柏始生核焉耳檗之分許長之寸許蟠於地而根之及其麗風日久遠也鉅本而蒼皮歧爲大柯枝葉蕃焉上古核也羲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

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堯舜之德雖盛不能安後世之民生湯武之功雖高不能救後世之殘暴故曰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累代帝王歷數歸而革命奠百年之倫紀賢君繼位德厚慶長民賴其福卽中材以下之主咸能安輯一世於當時何得遂置之耶孔子修帝王之道爲萬世法本而大柯也分以爲枝七十子承焉傳焉後世之儒條葉豐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盛受雨露而滋養者條葉也夫德有大有小天命殊之人力異之可內省以曉也天命殊之何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人力異之何也孟軻曰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東方朔云顏淵如桂馨一不能至聖人顏淵閔子已如春風至萬物生）然矣蓋千里奉一君則爲王百里一君則爲侯君七十五十三十里伯子男而已所得大所養多所立者尊自然之勢也天地之氣鍾爲數人或數十人則其德隆其道遠散而爲百千人未也已以百千人而欲至於德隆道遠之古人非愚則倔強焉先王文謨武略聖人道全德備非後世之儒所敢輕擬守先王之法不知變通損益必塞而難施非法不可久也行法者未得先王之意云耳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卽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與昔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子夏設教西河曾子責其擬於夫子有若子夏親傳道業在七十子中彬彬焉曾子

且以爲不可擬於聖人後世之儒無所忌憚其見惡於曾子也深矣而況於帝王之統乎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宋則議論爲主實事爲末蓋人主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爲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昔先聖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百世可知且齊桓管仲尙稱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而許以仁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爲政布惠敷恩宣衷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爲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司馬遷曰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晉袁宏云漢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靖亂庇人抑亦其次謂亞於堯舜禹湯文武可也乃遂不許列道統中承三代之後則秦誓次典謨訓誥內將爲大非矣不思孰甚惡可以繼聖門之旨而開後世之業況獨尊其黨之匹夫於年湮代隔已久妄以續二帝三王假聖賢之言僭名道統者也其語播流天下數百年儻談道不本於廟堂何以謂之儒說不序歷代何以知損益若不重述舊章道統還之帝王而舉諸儒公論後世不得立於聖門歷代不得顯加排擯則亦無當也已後儒以其僻說強辭竄入聖人之經擬聖人之德上附鄒魯此亦尉佗之黃屋左纛也君子或將許之與如是而後固說始可息偏行始可撥公論乃伸吾道乃正斯誠儒者不易

之定論也先於統典論首錄之以爲言道之口

道脈譜論

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簡策定之爲經所以宣演徽猷翼贊崇化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於子子於孫使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爲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子始後世去聖人日遠欲聞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爲準不合於經虛僻嘵譁自鳴有得其誰信之經傳則道傳也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冢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祕深厚幸獲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漢興下詔追尋大師耆德收理舊業迪訓後起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共立學官七十子遺學未泯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爲十二經（孟子古不列經宋宣和後始入）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絲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采取整葺已成師資傳次千餘年傳爲不刊之經改變古文籀起而立臆說而遂行矣經旨廣大稍平近實者亦不必盡刪焉從漢而來歲月深長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諸儒奉經也我以爲宜人以爲不宜行之則成過我以爲不宜人以爲宜不行亦成過矣況感恩不忘世多有之釋憾終身古來無幾或無心之語而犯忌諱或偶事之失而成不解一怨橫胸讒誹遂作薏苡珠璣百升之歌詠檜之謗足以污盛德而亂聽聞是非賢不肖之論未易悉數也故尚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三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

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堅而易怠者學也難終而易移者守也難立而易毀者家也難聚而易散者財也難享而易奪者福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媿悔求以寡過尚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儻必少無一瑕老能止足出處咸宜仁義禮樂之旨倫常政治之端未嘗大殊輔翼聖門勞齊而功竝也唐以前雖有異說所守舊章無論矣宋陳摶种放穆修當五代學廢之後相繼談經以圖明易其後諸儒視圖偏重共矜爲不傳之秘旨劉向校書考易說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異黨不言易有圖王弼韓康伯注本可據也圖緯教授樊英楊厚之倫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圖河圖也則漢所謂圖緯咸承於古不附經而別授古者左圖右史傳經者右史之學傳圖緯者左圖之學漢張衡請禁圖讖云河洛之篇已定矯稱讖記則圖緯與圖讖若同而異諸儒解圖曰緯猶後世諱錄讖雖矯稱亦宗於圖古圖實賴緯以存劉勰正緯云眞雖存矣僞亦憑焉宋儒先天後天之學本漢圖緯之書也非自圖緯無所從來將謂宋儒僞撰假託上古宋之經學楊慈成同文傳范仲淹孫復張載未明所從來時猶及於陳摶李溉傳許堅范諤昌劉牧本自种放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惇頤尹焞之才傳邵雍劉羲叟邵伯溫趙鼎惇頤傳程顥程頤頤傳游酢謝良佐楊時學春秋於孫復者歐陽修

修稱師友之益得尹洙爲多蘇軾蘇轍黃庭堅出焉朱以王蘇程三氏學術問生徒穆修所授一二世而已分至於詁經唐啖助王元感陸淳以來已出意見尙未大變亂也經旨大變創於王軾和以賈昌朝而劉敞爲說始異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發及其得相憑藉寵望獨任己私本劉敞七經小傳盡改古注爲新義用以試士憑立章程誕辯誕幽以爲道德性命之微自此興安石倡據於上迫以功令儒生求合有司紛應於下堅守古說不變者無幾或稍增損若異之大旨實一也韓駒奏曰西漢之士專一經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此今學者亦專一經不能施於用徒誦王安石義訓義格以待問六經之旨既爲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須他書以資參驗王安石所以無書不讀也今之爲學安石所訓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爲題目者又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爲學聖人之道如是足矣安石言之則爲新義行之則爲新法天下騷然中原盡失宋遂南渡當是時不專守古經言足食足兵好謀而成從生聚教訓實處講求思以立國而因循苟且朝士所爭乃王安石程頤之學術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說益熾呂祖謙陸九淵朱熹張栻陳亮最播論各不同而九淵與熹尤顯九淵言本心而略經傳又非程顥程頤其徒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說更爲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諸儒獨取二程然二程與安石稍異者不過靜坐體驗會活潑潑地氣質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說悉本安石焉熹齒既高觀書深而氣平稱漢儒說經意味深長知者鮮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傳著爲令甲宋傳亦未盡從以蔡沈言天運大非集諸儒更解賜名書傳會選勒

劉昆孫刪孟子爲節文刱去八十五段不以試士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遵祖訓仍宋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爲程式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生徒恐畏趨時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遞相祖受古義盡廢七十子所遺漢唐相傳共守之實學殆絕講議益固洪宣至隆萬諸儒深憂之諍論大出而皆未嘗別標門戶也王守仁遵信古本大學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論此聖門實學將復之機奈守仁不深稽經文求七十子之舊正聖人立教本旨雖以朱熹窮理格物爲非而復溯九淵本心之說改九淵接孟軻更欲以截然自樹立爲致良知一時學者喜新好異紛然去朱而從王自此窮理良知二說竝立學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敵然諸儒多持異議引辨甚力追溯漢唐古學林希曰秦悖人道焚書籍坑學士先王道無存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久而成文當大壞之後古經益以明世學者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儒之功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亦甚愚矣王鏊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鄭曉曰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熊過曰秦漢之際儒士談論以明先王之典者皆有譜牒可考傳授之次不迷其所統壹漢而下則

官師重魏晉六朝王賀范徐及庾蔚之等觀其所議可以還古歸有光曰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罕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儒林道學分爲兩科道學未可以蓋儒林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黃洪憲曰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於世則扃鐍未啟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卽使宋儒生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識未必能過注疏也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畢出諸儒校讐未必無據焉可盡訾哉於是張朝瑞撰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朱睦㮮序授經圖列漢儒鄭元錫纂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自諸儒之說出而四子之書行談學仍歸中正七十子與漢唐抱道諸儒爲宋過絕者五六百年萬歷間始復祫祫閒道世系之中吾道昔何可傷而今乃可慶也然四子立說或散見文獻所畫世系晉唐都求考補或雖別爲一編其言未詳其人未廣其說未大行於世吾先子常慊焉謂四子遺書可因之以搜求史傳儒籍鄒魯遞及雖缺略有間授受可據猶堪指陳親炙私淑源流遠深當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帝王公卿首著錄焉專序七十子傳人見於國史者爲聖門道脈譜畫圖詳其世次述傳授之宗系蓋羲農尚矣堯命舜稱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湯執中文武周公無偏無陂皆中也萬世帝王傳焉公卿用之至孔子曰中庸古今學者守之庠序布焉是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

故謂之中傳師友聞見世世不絕使斯文未墜故謂之道脈也
密受規條而論次之辨者曰先儒以二程陸氏接孟子其說各
異止宋儒也今取秦漢隋唐諸儒續七十子後雖本經史衞道
苦心毋乃違先儒與曰非吾先子創論而諸儒之議也求之司
馬光歐陽修朱震陳瓘劉恕謝廓然蘇軾蘇轍林希周必大陳
公輔陳賈林栗葉適張貴謨何坦陳善徐度羅泌劉安世陳亮
李著王十朋方士繇晁說之張端義李覯陸游李宗恩周密元
吳澄劉因馬端臨元明善虞集黃澤袁桷陳樵明宋濂王鏊鄭
曉何瑭楊慎羅洪先胡紹曾楊守陳趙貞吉祝允明倪岳何遷
雷禮羅欽順薛應旂熊過蕭良有林希元唐文獻林燫郭正域
焦竑孫紹先周夢暘歸有光彭最曾朝節文徵明張鳳翼沈長
卿王世貞孫舉胡直徐常吉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馮復京邵

寶呂坤馮時可丁元薦張與行王道新譚貞默馮琦李槃曹于
汴沈鯉張問達張溥顧起元管志道錢謙益張采黃洪憲馮從
吾曾友餼徐珊陳函輝其文已著矣而未見之文尚眾也而成
於王圻張朝瑞朱睦㮮鄧元錫先子奉諸儒遺議補定耳惡在
七十子與漢唐不可以傳也辨者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
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曰道與學非二也道已不行
於周公既沒之後則成康以來天下無聖人之道久矣詩人尚
美宣王孔子止傷幽厲又何以異耶蓋得時而駕不得時而教
非善治有別學也況宋祖帝乙不聞其上接成
湯也鄭祖厲王不聞其上接文武也且不傳之學亦遺經得之

非得於遺經之外也古今遠隔舍遺經而言得學則不本聖門叛道必矣既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若艮臣衞國門子孝孫居守祖宗墳墓興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淮南鴻烈云坊庸郵表非謂其能事也先王祭之蓋思其功也連庶云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蓋以古物之傳於今尙有典型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辨曰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止可言傳經宋始傳道曰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闢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敎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眞不爲所惑哉漢唐守聖人之道考究經傳其說長姑舍不論也卽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而亦不可廢也得不傳之學不過猶周之天下耳帝嚳以來堯舜禹湯相繼爲君先公悉諸侯也文武始有天下然禘嚳而郊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宻失官出奔微矣必祀以天子之禮者吾祖宗也無祖宗則無子孫王業烏從而發苟非七十子之與漢唐諸儒遺經又絕不傳之學何自而得哉儻至宋忽云聞道繼不傳之學必也謂周先公未嘗有天下舉上世以來涵淵化靈合究而盡去之纘帝嚳以文武后稷至王季不以入祀可耶否耶邊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

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爲毛血明水遂盡創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而況與聖門殊乎辨曰此有本之大議也然自永樂尊顯以來世以宋性理之說爲是者數百年取駁議諸儒之言謂非聖門之舊而述古學恐世未能盡信乎曰事久難以卒變自古而然昔王安石義訓大行楊時論之諸生咸以爲不可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嘗就數家遺書細求耳辨曰痛哉痛哉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傷其久湮矣然宋儒何爲有是說耶曰獨言孟軻之傳開於唐儒韓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軻程頤又以程顥爲孟軻後一人而尚無道統接傳之論也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爲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皆與韓愈不合愈之言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愈之原道舉其實而闢其浮守其中而貶其雜未嘗及統略焉耳荀以傳也孔子傳七十子承以曾申矯疵公羊高穀梁赤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

檀弓孔伋問人乃有孟軻曰孔子傳之孟軻七十子與曾申諸賢將不堪比數耶又嘗曰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不及孟軻以其言求之前則不以七十子爲傳後則不以孟軻爲傳愈卽欲乖悖未嘗敢若斯過甚也不得其傳謂孟軻門人無能著書者也繼孟軻著書荀卿揚雄稱善故曰荀與揚也大醇小疵猶云伯夷聖之淸而隘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恭非謂荀揚不能繼孟軻之傳也愈嘗語諸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閎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又曰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其揮之進之取雄爲法焉崇奉荀揚其可知矣韓愈未敢廢秦漢以來劉子翬以愈言爲孤聖道絕後學而非之蔡京乃敢爲妄言曰自先王澤竭家異國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

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與孟軻相上下天下之士始緣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安石以其學術禍眾不爲士論所與程氏紹興方盛熹列安石於名臣別祖程頤謂傳道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九州之遠文獻相承七十子皆在所棄漢唐千四百餘年都無一人足取豈情理之平也哉管志道曰孟子旣沒周程未生中間千有餘年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程朱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亦屬偏陂之說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有無爲絕續耶王文成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何也遙接之謬旣倡致沙門言邵雍之圖得於老氏陳摶周惇頤之道妙得於佛氏林總義文周孔至宋乃託二氏再生於天

地之間吾道受辱至此百爾君子欲不憤得乎此諸儒不能已於言四子不能已於述也性命各正學業各成論道者止宜舉其大同聽其各致不得以一己之私强畫之也孟軻言聞知見知於夏獨稱禹又曰畝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獨稱湯又曰賢聖之君六七作見知不稱周公又曰周公仲尼之道在彼在此文有互見非謂此皆不足傳止堯舜至於湯湯至於文王也良賈蓄數十年而後殖於財良工肆數十年而後精於技幾於成也艱難至矣七十子與漢唐諸儒生平素履累數十年積學守衛聖人之道工苦深厚澤及後世取其所傳遺經盡絕其人從千百年前加以數語如親見之決然竝棄恐亦未嘗詳思耶世之人於父之言行則見而知之祖則聞而知之曾祖則傳聞焉高祖則傳聞無考百年之內已如此勢所必至雖聖人不能違

也故孔子作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天下大矣古今遠矣非父子兄弟朝聞夕見可遂直定之也子貢問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聖人不敢以己意定而闕疑況下者乎古人相友嘗以爲知之未盡晉平公問羊舌大夫於祁奚奚辭以不知强之乃對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魏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晝籌後射乏人以舒備耦發無不中毓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兄弟宗族咸以爲癡兄子濟輕之詣湛見易請焉則皆濟所未聞留連彌日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與周旋非一日未知且若

此何以遙斷略不存疑盜學者所不安亦非聖門忠恕之旨也
道之定遺經立其本七十子傳其緒漢唐諸儒衍其脈後儒比
七十子猶滕薛之於齊晉也七十子身事聖人也見全經也三
代典制存也自漢至近代諸儒其德兄弟也善言美行皆可補
益於世然漢儒冢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
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尚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
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散失三也故漢政事風俗經術教化文
章皆非後世可幾何敢與漢儒敵耦哉魏晉至唐多方補葺猶
得六七焉後儒亦不能及經文之外別撰條目騰口相授輒立
妙辭互相尊崇執不少讓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
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
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

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
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
以尊賢也閔馬父謂子服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曰自古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令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矣季札觀
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後儒大言而不少疑內滿而不
自省慚德恥躬棄置不講諸儒起而切辨亦出於萬不得已也
密事孫徵君於蘇門山述先子平日所論以就正反覆辨議徵
君深以爲然則四子傳七十子序漢唐諸儒此爲篤論補葺著
之使世之好古君子志聖門實學者有所考焉

朱文公熹語類云某解大學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處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至於文字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是守章句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只說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是意味深長也問論惟有已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本全善心又是包總性情的大抵言性須見得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卻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本神仁金神義等語甚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蓋學問必至暮齡識見始定文公從王程之後以漢儒爲說夢盡改其經注盡黜其傳人盡翻其實論自以爲獨吾之說乃可以追千聖而紹百王門人播聞已久晚年乃推尊漢儒尤痛悔前說有乃知日前自謊謊人之罪不可勝贖等語可見七十子相傳本源定旨未可輕易敢改動也文公此悔不吝改過眞可稱大儒吾先子讀文公語類於其硬將己意入經傳專任己私抹埽漢唐未嘗不痛心灑涕據經力正附文公諍臣諍子之列後既追悔昔非又未嘗不爲文公手舞足蹈幾十年絲毫細辨盈几叠篋之書老來都冰消霧散則賢者無已之進德也王文成公守仁輯文公晚年定論云後世徒守其中年未定之說學者久傳惜乎文成倥傯軍務以沒尙少文公之一段痛悔也悲夫

古經旨論

古經之旨何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惟古經是求而通焉旨斯不遠矣大道之行聖王不一皆敦本務實以率天下夫善不善者意也治亂者時也得失者政也存亡者人也聖人傳其要待後世推行焉耳古經備矣不待後世別有所發明其旨始顯也宋諸儒承王安石之說言聖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至獨有曾氏再傳而斷漢儒以來皆所未識逮宋復昌明於世別建宗旨門戶既立徒黨分爭號恣大著後世學者悉本其書久而安焉故相沿言道孟軻而後以宋直繼羣儒論其說太過者多矣吾先子以爲然哉然哉天子以至庶人修身爲本聖人懼後世未得修身之方也於是取三代之遺而述焉序書以紀之定禮以立之刪詩以風之作春秋以裁之晚而贊易尙書者二帝三王之鴻績而善政遺後之典冊也禮者四代損益定制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士庶人取正之遺則也詩者祭祀燕享敦教化俗潤色昇平之樂章也春秋者天王巡狩之典闕方伯連帥會盟征伐以尊王室之舊事也易者先王則以開物成務而命官掌之乃吉凶以前民用之繇辭也此皆實政實教安朝廷而平諸夏者也是六經先王以格上下通神明肅典章施教育和風俗而安民生之寶訓先聖孔子序述爲教使三代政治不散世熙則文以齊之而亦不忘武備世亂則以武戡之而卽誕敷文德後世之士得之而身修庶人聞之而身亦修矣此所謂道用則舉之爲行道不用則傳之爲明道故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孟軻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經旨昭昭如

此非有他也且未嘗以易春秋爲雅言不欲曉然而論令血氣未化世變未達之人强使勦說爲七十子述聖人遺言以教弟子戴聖戴德所錄皆失姓氏惟公孫尼子緇衣檀弓記禮子思中庸大學傳耳孟軻十四篇荀卿三十篇引詩書最多皆未嘗及易經傳載聖人之言不爲不廣命罕言性與天道不數數豈聖人面命不足發七十子七十子承聖人之教咸不能入如水投石焉後世之儒又何言人人同悉深於無極焉先天焉性焉是後世之儒邁千古聖門不能如後世之善教七十子不能如後儒門人之善學恐彷彿爲見依倚成語非古人深造自得之學矣古稱商瞿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易自此始存也代有傳人國史記之後儒直不謂之聞道苟必致力無極先天乃可闡獲精微聖人既不見之雅言後儒所宗顏曾思孟竝無一語

商瞿親聞於聖人使易流萬古不能與周惇頤邵雍竝列卽程頤朱熹門人楊時黃幹輩亦不得同爲聞道焉竊不大可傷哉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後儒自取私說妄改古經追貶七十子盡削漢唐守道諸儒惡足信乎吾先子痛深而思遠嘗奉諸儒共諍已久之公論冒天下之譏申古經之旨曰聖人之學修己安人見之實事聖人之教因材而篤各有所成孟軻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學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之可也得一焉可也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無不可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成一材各就一德王道著而風俗美聖人之旨如此而已所謂性命非經傳遺文言之雖微不可謂之聖門之傳李方子曰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學足稔中原之禍君子所深誅而不聽者也則性命倡自安

石宋已論之矣天也靜也性也誠也敬也理欲也本心也無極而太極尊大學中庸孟子也宋儒以爲獨得古人未識者此耳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之言劉向曰凡學非能益之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性則聖人原有定論其後漆雕世碩子賤公孫尼子孟軻荀卿告子揚雄各立有說要必以聖人之言爲歸滔滔明志寧靜致遠諸葛亮引淮南鴻烈以戒子也敬則諸儒守之者甚眾潘尼創私欲之論徐遵明發本心之旨蘇綽繼治心之書李翺起誠明復性之說講辨太極自顧榮紀瞻梁武帝李業興皆有之言無則王弼韓康伯之舊而無之一旨又始張衡也大學中庸賈逵稱經之緯之戴顒傳中庸二卷謝簡著中庸頌梁武帝撰中庸制旨張琯朱异賀琛遞述中庸義於士林館李翺亦專言焉中庸大學之別出

六朝已有孟軻之尊始揚雄程曾趙岐繼於韓愈奏於皮日休皆謂自我發之冤哉冤哉縱自我發安得遂謂古人未識耶元亨利貞文王演易方有此辭謂堯舜禹湯未知元亨利貞其可乎孔子贊易始著太極謂太極甘盤傅說箕子周召未聞也可乎後代視前亦猶前代視古又何怪乎王守仁良知之說出學宗守仁者以爲宋儒未喻也傳聖人之道將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耶後儒所言非教所急舍其實而虛是求居其有而無是論古經不聞有是訓也苟有人焉謂宋儒立說聖人之旨始明爲學之方始備前代未具也此亦未聞南人言樵耳南人梁游者謂山中人曰吾南方有樵焉入雲霧履巉巖渡澗壑鳥鳴導前芳草匝足行歌而歸以終其身謂之高士梁人聞其言美欣欣而前曰吾山中所不知也遣子學焉晨起與南人行登石南

人曰巉巖也渡溪曰澗壑也聞禽聲曰鳥鳴導前也觸草氣曰芳草也令梁人之子嗚呀曼聲曰行歌乎歸哉歸而其子具以語梁人梁人笑曰吾祖父居於此數世矣皆如是也客未嘗有所加特美於言耳宋儒言學非能加於漢唐煩辭蕪雜已耳漢張釋之從孝文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口對響應無窮者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孝武問政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司馬遷曰孔子之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

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褚少孫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七十子以來聖門之旨漢儒可謂繼將絕之學於古經不恃口辯而欲默成也子思稱明辯之孟軻好辯與楊墨辯義外辯並耕辯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惡其執一也賊道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辯其舉一而廢百也且曰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斯受之今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七十子之學未追辨也陳良楚產學周公仲尼之道稱之甚力彼後儒議論煩細自相攻擊大異於孟軻矣漢儒箋注古經遞相授受傳者或不能無少異顏師古曰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然朱子口周末久江河劃斷烏有七十子師友講受聖門淵緒之學皆以爲非而杜撰一旨自以爲是千餘年後突起而廢前聞哉若去知與故循天

之理莊周之言節欲返性之論淮南鴻烈所載漢儒謂出於黃老不以爲學況宋之前駁議亦不乏人魏王肅吳虞翻元魏張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梁許懋隋張仲唐晓助徐曠王玄度王元感之流皆有著書歲久遺落烏知宋儒以爲創獲者非古人陳言乎世所稱濂洛關閩青田姚江之學何其說皆李翺復性書所有也聖人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顏淵定四代禮樂爲曾子序天子至於庶人之定分實行爲孝何嘗有後儒浮說耶近代何瑭言所謂道學者多用心於性與天道及存心養氣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窮理講學張士隆曰端默寂滅可謂閒心當於事驗其實身與心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歸有光言性命之說聖人難言之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諸儒皆知古經之旨數百年來膠固拘隘使聖人之情偏而不中全道備德不著於世毋亦聖人之道久離欲合而後諸儒之論始出耶吾先子於古經無偏無黨省其過論率由舊章還七十子相傳之舊耳

先天後天聖人贊乾九五之大人非後儒之說有辨別見　闕文闕疑經訓昭然惜乎宋儒改經補傳不知闕文闕疑之義

原教

聖人之道一也非有奇旨殊意使人難曉然深且大矣深也故入者微而無所不盡大也故出者詳而無所不兼先王在昔設教首士焉士則胄子與公卿之元子凡民之秀也胄子異日之南面君臨者也公卿之子與凡民之秀皆異日治事以佐君理政者也胄子成而凡胄子所及者皆不敢有亂行矣公卿之子成凡公卿之子所及者不敢有亂行矣凡民之秀成而閭閻所

及者無不率於典制矣教成治定焉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聖焉義焉中焉和焉智則足以炤燭事機仁則足以涵育萬類聖則足以通達幽隱義則足以斷宰善惡中則不偏和則不厲此其德性之美者也德美則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必見之於行而後足以養德孝於親友於昆弟睦於宗族姻於婚媾任於里黨恤於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遠矣治事之才猶未成也於是六藝以習之禮以立身樂以和氣射以觀德御以達能書以通事數以理財六藝成而才當於用故德性不可强者也行與藝則因教而進焉故知之孝與仁之孝不同而孝一也聖之禮與義之禮不同而禮一也因其德性增之才能而士皆可爲國之楨幹矣夫自其幼而教之則易入及其冠而室也則易成故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則射御書數皆在其中矣蓋開國承家之事必賴壯盛精力爲之年高則精力衰於事識之雖至而時已不可爲壯盛而學成以當上用國之慶而家之福也故謀於耆艾而事於少壯所以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世衰教散吾先聖孔子起而修之其傳則士也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學聖人之道其才不同則所就不同聖人以道教人其法不異則所由不異也而使同不異也而有異昔者七十子學於孔子與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其法具在子路勇也冉有藝也子貢宰我言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言德行也子羔之愚曾子之魯子張之辟琴張曾晳牧皮之狂未嘗盡違其才以求似於聖人聖人亦未嘗欲其似已也盡違其才而教之故聖人

不勞而教成七十子不苦而學成孔子既沒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就學七十子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以爲教世之子弟各以其所受於七十子者以爲學教異而學不同矣學異而教不同矣學與教雖不同求聖人之道則無異故儒爲百氏宗焉儒廢不周也士守其典籍百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後世止以守典籍者爲儒之人士亦止以言典籍者爲儒之職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少有識者矣古經猶可徵也子夏居西河學者甚眾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爲莊周周之書非儒旨也則百氏之學皆源於聖門其書之美者皆聖人所備有百氏自失焉安其偏而嗜大異倡狂恣論不獲返中是不可不知也聖門具體諸賢未聞傳人子夏子游子貢子張商瞿曾子左丘明澹臺滅明原憲季次各有受業曾申孔伋公明高樂正子春李克孟軻駢臂吳期其傳不絕或顯或不顯耳七國戰爭縱橫雜出因力假勢諸侯貴之習以爲俗惟荀卿以學鳴終老於是秦博士如伏生叔孫通輩咸得先師遺訓國方廢學不之重漢乃遵奉古經田何王同丁寬孟喜之於易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於尚書申公毛公韓嬰轅固之於詩高堂生孟卿后蒼之於禮制氏之於樂春秋則胡毋子都董仲舒善公羊蔡千秋劉向善穀梁貫公劉歆翟方進善左氏匡衡蕭望之師丹戴聖戴德桓榮丁鴻楊震謝曼卿賈逵衞宏馬融鄭玄盧植服虔鄭重許慎趙岐炳蔚一世餘教授不可勝紀於時搜錄廢絕未知其義專門講說天下稍稍聞見聖人之書二帝三代之王政定制始不湮沒書不盡言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非訓詁無以明之訓詁明而道不墜後世舍漢儒所傳何

能道三代風旨文辭乎故漢儒之於聖門猶啟甲成康之於禹湯文武也若陸賈賈山賈誼揚雄荀悅徐幹王充王符諸儒鴻材鉅識別有著書皆甚可觀世未大好也迨於魏晉王弼何晏倡爲清談儒學始變朝野相尚損實壞政中原淪沒宋齊梁陳偏安江左諸儒談經遂雜玄旨何承天周弘正闕康之雷次宗劉瓛沈麟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張譏周捨伏曼容張緒諸君子緇素竝聽受者甚廣北方舊族執經而言聖人之道盧玄王保安刁沖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諸儒弟子著錄以千萬計古經得傳深有賴焉隋王通聚徒河汾慨然經傳欲續未墜之緒通年不壽講席散去天下用兵未大蕃昌然聖門萬世宣流之澤至此一興通之勳亦茂哉唐定天下其主好文其臣皆多才力學彼魏徵虞世南張說賈至顏眞卿劉

禹錫宋璟崔仁師楊發諸公經學精深世猶以詩賦稱陸元朗顏師古朱子奢孔穎達馬懷素褚无量楊士勛賈公彥彭景李鼎祚羣儒用意經傳功厚而澤普韓愈悲流俗沈溺傷至道久廢起而注論語尊孟軻爲學者規學於愈者李翺皇甫湜輩皆有書六代以來麗弱不振之俗冗雜聲偶之文勃然一改愈竄逐奔走爵未通顯倡而寡和不能使天下大進於學亦愈之不幸也藩鎮逆命兵革不息朱溫篡奪天下益亂莊宗明宗既非大治之主又在位日淺唐之子孫僻在一隅石氏劉氏郭氏皆立紛亂之中久者十餘年少者數年四方各立者數姓以兵甲爲飲食奪攘爲風俗五十餘年儒術衰敝極矣宋興雖未異於郭氏太祖太宗養之以德治之以禮割據諸國漸就平削子孫君天下日久海內乂安百餘年間儒風蔚起如种放穆修李之

才尹洙李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
雍蘇軾蘇轍黃庭堅胡安國劉牧朱震呂祖謙朱熹陸九淵張
栻尹焞詹體仁蔡元定眞德秀葉適魏了翁陳亮陳淳南北竝
興然安石新義至朱熹集注儒學更大變許衡廉希憲伯顏贍
思拜住不忽朮吳澄虞集袁桷黃澤元明善韓性陳樵皆著於
元若明以來宋濂方孝孺薛瑄吳與弼婁諒章懋胡居仁陳獻
章湛若水羅洪先陳選呂柟丘濬羅欽順許誥郝敬來知德呂
坤悉世所稱王守仁別取致良知爲旨學者崇奉儒學尤變甚
矣諸儒緒次不絕二千餘年興起宣播不一其代聖人參贊天
地深功上德明白於天下卽百家衆說雜然竝起聖人之道永
爲生民主矣諸儒或遠或近或達或窮或衆或孤衍衍錯錯被
於四海緜之後世儒術盛衰此其大都也聖人之道無不覆載
如天地焉無不容納如山海焉包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之大聖人立之周公孔子之大聖人傳之爲天下法從用則吉
悖棄則凶天子至於庶人咸以儒說爲定儒者非自尊其說强
天下以從也苟舍儒而不從小之一身也大之天下國家也必
變出而亂作矣聖人以道教天下後世大賢焉入其深者小賢
焉入其未深者大賢焉爲其鉅者小賢焉爲其未鉅者賢而欲
進者仕以治事賢而欲退者處以自安道未嘗有所絕聖人未
嘗有所禁也聖人言道甚中傳者亦宜中甚平傳者亦宜平甚
全傳者亦宜全庶幾得而少失道一也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
師舉天下之人各責以事使事備而義禮行者君道也舉天下
之人先之以義禮使義禮正而事定者師道也君道立則事安
治平之要也師道立則禮義明久遠之策也事者實也明禮義

所以善事也君相之事與學士同君相之學與學士異民庶之學與學士同民庶之事與學士異是不可偏舉也道非人不能弘故聖人於天下之才兼收並育天下之事分端各治並納門牆名之曰儒蓋欲大道完備而息後世異趨多爭也道總事物之全然主也有在出也有序載也有殊允執厥中中者道之平其定也肎上肎稷肎教肎刑事也事者道之要其著也求其定不獨心也耳目四肢皆合焉治其著不獨水土刑教也射御書數皆通焉安道之中行道之事惟聖人盡之賢者於聖人之盛德也大業也或得其一焉不必同也不必異也天子出禮樂則文之儒當之出征伐則武之儒當之足國用則計財賦之儒當之善任使則知人之儒當之矣苟隱閉不出著書言道獨善其身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惡得不爲儒哉聖人稱顏淵不違如愚仲弓閔子纔一二語冉牛之辭不著則德行非以辨論爲長政事取冉有季路言語取宰我子貢文學取子游子夏諸賢何嘗無後世可以駁議之事聖人未以一眚棄之又不可以爲大夫雖不欲不與也民受其賜雖不知禮而仁之聖人取人可知矣不得中行必也狂狷狂以其進取狷有所不爲聖人育才又可知矣故聖人設教則寬取人則恕育才則周舉事則備力行作範言論成則經傳具存天下後世之儒當以爲法當以爲教也君子有大節出處是已羣黎有大事養生送死是已儒者修其身正天下國家使男女之倫不有邪慝上下有常親疏有節生安死順久遠平治也不獨於身得之亦於人而得之不獨於言見之亦於事而見之非斤斤焉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也熙甯間王安石別開異說謂之道德性命諸

儒從此言理言欲廢棄實事空文相爭論道益幽而難考夫道之尊也吾黨之幸而聖人所以爲教則未能合況南渡後已甚焉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爲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爲不聞道自命曰眞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聰明俊異高弘闊達之士聖人所謂狂而必與者拒以爲非學道之人於是以儒之說爲昧難測也儒之意爲執難平也儒之事爲煩難從也儒之情爲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爲厲難近也彼方彝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爲名高交相惡矣交惡則交仇交仇則交攻交攻則交困立於朝廷兩相危陷使國家不得享靜謐之福開隙萌亂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

宦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聖人之教之大備有未盡也欲異說無害聖人之道吾徒無教而自攻莫若修復聖人教人之成法聖門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能德行者則爲德行之儒能言語者則爲言語之儒能政事文學則爲政事文學之儒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爲教也可言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今大郡十餘萬家長老子弟秀傑者雖上下不齊而常千百人孝弟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則皆已知浸淫敷衍於後儒性理新說多者五六人或二三人或千餘里無一人焉道不遠人說何艱深若此士已未識欲千萬人不能知不能行者

以立教則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天下之才甚不一也聖人論其中不論其上下天下之事甚不同也聖人論其常不論其變故治亂聽之世而平之以政才德任之人而定之以學狂狷不相强亦不必强狂狷以中行狂與狷雖疾也皆天也盡絕其天雖聖人不能裁之而已裁狂狷而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聖人立教至定不易之成法也天下既治無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民生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非聖人所取也聖人所取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口道慮不明不行也欲道之行先之以教收上下之英才返吾黨所固有明告天下後世曰豪傑之士自拔流俗或出或處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而無忒焉皆聖人命之曰儒也經傳仁義之旨非後儒之理欲不必傍附言之乃可曰儒也不言理欲之浮虛而雜二氏庶得經傳之實也吾先子庶不失聖門之舊哉六藝先王以教士耳農工商賈以至府史胥徒俱事師周禮如縣師鄙師遂師賈師旅師胥師之類蓋皆各授以法各習其事使精熟而當於用也士之才力厚者習數藝其餘止終身一藝故學記云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繇其誠如學樂尚未安教者便進以學射使人一藝不能誠其身何能進於道也安者身心便進以學禮學禮尚未安教者便進以學射使人一藝不能誠其身何能進於道也安者身心與藝相和爲一也誠者實有此藝隨意而出無一毫勉强也安與誠之云者精熟之至猶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七十子皆身通六藝雖德行文學各有所獲若非學之化

而能施於用不得謂之通也先子嘗言後世六藝悉不爲儒者事矣儒者高談性命工爲文辭而止今州縣學內大者諸生數百人小者亦百計其間得中鄉試列仕籍者甚少即貢而爲學官已衰耄無能爲矣其餘悉貧困以沒蓋諸生若不專心講書作文則考下等不齒於里閈若欲兼治生以養父母畜妻子又無閒空日月所以難也況盡棄實用而專託空言乎先輩楊汝容陳元忠歸熙甫祝希哲張叔大茅順甫來矣鮮馮用韞諸公皆有虛文誤世資格限人之論周蓼洲第後與兄弟書云閒中閱邸報四方告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憂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多讀平日爲八股誤了許多工夫徒成不識時務良可歎也順昌職膺司理偶展律書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非浪語也誠能用元先儒袁枏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罷去則朝廷成就許多人才而草野亦少飢寒之士矣昔冉牛閔子顏淵皆具體而微之大賢必身通六藝焉聖人蓋以實乃可入用而近道也後世言學與聖門相隔甚遠虛浮成風而爲日久遠積重難返非君相以質以實深力救之習俗未可變無用焉有能也古者立賢無方故宰夫僕御事雖鄙賤正人皆爲之而不辭若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國家皆舉之而不棄漢猶選大臣子弟舞宗廟之樂六朝猶以挽郎登仕籍唐詩賦取士已

入浮薄猶云儒裝亦有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報君恩
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故唐力尙足臣藩鎭宋遂
卑弱不堪令人痛哭皆諸儒矜高自大鄙下實事流入佛老專
喜靜坐而談心性全不修當世不以行要務拱手空言上古德
化養成嬌弱一無所用失先王政教而壞士習可勝歎哉

附錄

先生少遭離亂經歷兵戈中年遷徙異鄉足迹所至十有四省
晚年窮困在離亂則保護鄉里屯墾濟眾遷徙則訪宿儒購異
書遊佳山水以爲常窮困則閭戶著書篤守古經倡明實學以教及門
常謂二子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家傳

先生謁孫夏峯而歸夏峯贈以詩曰君翁遺命令從游北地寒天
喜應求聞所聞兮見所見歸攜何物慰冥幽跋云成都費密此度

游燕趙聞得余歲寒居集其尊人鮮民公閱之而有合也令其
徒步事余於空山清寂之中余媿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知
己之言於其歸也口占一絕送之其後夏峯有懷友詩稱其博洽
及夏峯歿先生於泰州圓通觀設主受客弔爲制服焉夏峯集及家傳
先生久居淮南一時名輩多以經學詩古文辭相推服漁洋司
理揚州不往謁漁洋見其詩驚歎尤愛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
春之句當時咸以爲知言家傳

唐先生甄

唐甄字鑄萬號圃亭達州人順治丁酉舉人官山西長子縣知
縣爲政務在親民勸興農桑在官僅十月以逃人詿誤去職隱
於吳著書終老嘗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
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所著書初

曰衡書志在權衡天下後以運蹇不遇更名曰潛書凡九十七篇上篇言學者曰辨儒尊孟宗孟法王虛受知行性才性功自明充原居心除疾病獲悅入恆悅七十無助思憤敬修講學勸學取善有爲良功格定去名五經非文知言鮮君抑尊得師太子備孝明悌內倫夫婦居室誨子善施交實食難守賤獨樂養重居山貞隱大命破崇博觀凡五十篇下篇言政者曰尚治富民明鑒考功爲政存言權實格君任相善功遠諫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匪更用賢六善恤孤善游主進棁政惰貧教蠶省刑名稱除黨賤奴醜奴去奴恥奴女御吳弊全學五形審知兩權受任利才仁師室語止殺厚本有歸潛存凡四十七篇其自謂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

有五又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等書參潛

書 王聞遠撰行略

潛書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閑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爲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

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於老死不倦也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眞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賢先生高世可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曰吾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因齊以存魯吳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瓠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感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聞之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宦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堅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

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皐陶不必懷賓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興周子輿不必王齊荀況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日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奚貴無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煬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無長不實人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草

弱通者圜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痺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大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逋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主誠義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終日事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種

於中矣未有伏雄成雌伏雌成雄者也心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旣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溲者助其陰餌以黃檗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物也不用則常存小用之則小成大用之則大成變用之則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則不淸不可使如凝膠膠凝則不并昔者蜀之蔣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惡惡誠信而不欺人鄉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券而與之千金賈於陝洛以其處鄉里者處人人皆不悅三年盡亡其貲而反斯人也豈不誠善哉爲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則水止而膠凝無柱以道之也此所謂不出鄉里之善也昔者陽明子方少有後母而數行不善也陽明子憂之女巫來陽明子使告其母曰今者有神與我言母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母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寇定浙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爲非聖人也古人多實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既聖矣乎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

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蓋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烏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冑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奕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勢以爲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爲我操矢不我傷反爲我發心也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

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三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爲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爲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既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哉反手之言誠然也孟子之道在養氣而不動心今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二寸縱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外皆餘地也彼度山之梁廣若二三尺豈不能措足哉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使怯者過之則驚眩而欲墜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治人致風之器南方以櫝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則風勁火烈鎔五金鑄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錐之隙則抑之中虛鼓之無風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氣不充橐也心不持足則不能歷險氣不充橐則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氣大則心定心定則才足固歷險成功之道也

宗孟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眞見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眞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

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眾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眞僞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

四德毋違毋作因其自然具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爲我所故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爲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爲子之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爲徒之得疾病在己飢渴在己爲治爲療宜飲宜食我自知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而不以爲勸罰之而不以爲懲於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多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

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自得則得爲眞得艮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恆暘恆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知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艮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覩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卽心爲忠卽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既亡客心纂入而爲之主嗜慾內膠人己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卽心乎然而有間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既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既焉以假爲眞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

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天之生人有形卽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愚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浞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酉卯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雞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途更無他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闢茅成路陽明子以良知輔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不易陽明子之言矣此眞聖人之學也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井不能廣潤故其所爲或壹於剛或壹於

柔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闢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跡其所爲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爲君者非悍則昏爲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爲相也若得爲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啟君之昏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虛受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德不可以不察也謂其無聖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爲胥兵也舜不及堯禹不及舜湯武不及禹堯舜禹湯武不及孔子見於書也詳矣見於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而陽明子則反之曰堯舜爲黃金萬兩孔子爲黃金九千兩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決其輕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獨具神識觀於泰山而謂泰山之土輕重於華山者幾斤兩觀於華山而謂華山之土輕重於泰山者幾斤兩人其信之乎陽明子之衡堯孔若似於此兵者國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聖人未有不知兵者也仲尼之所慎者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我戰則克其謀討陳恆也能以魯之弱小勝齊之强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學於仲尼且聖無不能不習無不利也而陽明子則曰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是何言也禽一區區小賊遂以傲仲尼謂得金九千兩是仲

尼有未足矣謂未習於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聖人之德也學問之道貴能下人能下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歸之江漢下故一方之水歸之海下故天下之水歸之自始學以至成聖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與其徒良善自楚之越學於陽明子途中爭論不已以其所爭者質之陽明子陽明子不答所爭而指所饘語之曰盂下乃能盛饘几下乃能載盂樓下乃能載几地下乃能載樓惟下乃大此爲至善之言矣何彼言之異於此言也傲者人之恆疾豈惟衆人聖賢亦懼不免是故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舜之爲聖盡善矣禹之爲聖無間矣以無間之聖人進言於盡善之聖人豈好直言之名而爲是必不然之防哉蓋必有所深見焉衆人之傲在可見之貌聖賢之傲在不見之微意念之間自足而見其足過人而見其過人是即傲矣足而不以爲不足過人而不以爲不及人是即傲矣是故仲尼答鄙夫之問而自以爲空空無知不爲酒困尤庸人之善事而自以爲未能其心如是是以受攝廣大造極無上而與天地準也仲尼且然何況吾屬吾屬當何如其爲志也必至於堯孔而不少讓其爲心也視愚夫愚婦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無進而若退而後可以爲學也師友之言必期以大者然人心多傲得寸爲尺得尺爲丈欲進於大未見其大先成其傲有以聖人之言敗德者矣且有以聖人之言叛道者矣權衡不精其害甚大陽明子吾之所願學也乃兢兢於斯者恐不善擇於其言徒以長傲以是自察焉爾

性才

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於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强於此者形不爲隔類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於此者道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卽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爲才別謂爲才似有歧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尙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爲才似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內更別無才古之能盡性者我盡仁必能育天下我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照天下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自子輿以後無能充性之才者性乃晦以至於今有非性之才有無才之性非性之才能小治不能大治無才之性爲小賢不爲大賢聖人道衰管國申商之倫作亦能匡世治民然暴白藏墨俾民形牿情散齊鄭秦韓終爲亂國性之爲道聖不加多衆不加少得亦非得失亦非失卽非聖之爲皆由以發然失其中正壹於外假雖出於性已非本性不可爲治譬如穀之精氣淫爲蒲稗舂爲粉粢味與穀同雖出於穀已非正穀亦可以療飢不可以恆食恆則致疾又如星之戾氣散爲彗孛亦爲明體亦爲懸象雖出於星已非正星不可以恆明恆則爲水旱兵革之災管國爲蒲稗申商爲彗孛非性之才所成如是自是以後千有餘歲世不知性卽有言者亦偏而不純程子朱子作實能窮性之原本善以求復辨私以致一其於仲尼子輿之言若合符契此其所得我則從之此則我從人不我得其若人何蓋彼能見性未能盡性外內一性外隔於內何云能盡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明有光著火於燭置之堂中四隅上下無

在不徹皆明所及非別有所假而爲光亦有無光之明如燭滅而著在條香滿堂賓客無不見其明者然而明不及眾眾皆昏亂不能行作不知几席所在不知東西所向不知門戶所由人亦何賴於此明若卽此明取而燎之何患無光惟止於香杪炷而不燎是以雖明而不及於眾無才之性所成如是性之爲才故無不周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後儒僅能周身蓋善修則周不善修則不周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萬物於彼有闕卽己有闕欲反無闕必修其無闕雞卵無雄者蜀人謂之寡彈有媼易十卵鬻者紿以五配五寡旣伏旣出乃知其寡卵之爲物無陽亦成鋭前而豐後白外而黃中雖有至精者不能察其孰爲配孰爲寡旣伏之後有陽者出爲雛無陽者敗爲液卵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媼不知學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儒不知

儒者豈不知陰陽乃其思力惟恐不精惟恐不一理沈事滯固守不生於是求復亦成剝求泰亦成否十月之閒陽雖存而不用不能疏土脈鼓萬物謂之無陽人心亦然心之陽若何道貴明明由於靜道貴通通由於明道貴變變由於通道貴廣廣由於變發生不窮是爲心之陽古之聖人萬物爲一功同天地所施無不合者皆在於是道力雖廣不於廣徵雖卽次有推實具於由靜得明靜中自足至明則顯明非其明守靜乃塞靜得其靜大明乃生以軸觀靜以受軸之虛觀明以行觀通以御觀變以至觀廣軸虛相受徑不二寸圓轉無滯九州之遠道里交錯不計其數造車之始已攝於徑寸之內性之爲才視此勿疑言性必言才者性居於虛不見條理而條理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卽一微草取其一葉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

有條理乃見天道堯舜雖聖豈能端居恭默無所張施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一衣一食皆得各遂必命禹治水稷教農契明倫皐陶理刑后夔典樂庶職無曠庶政無闕乃可以成功堯舜之盡性如是後世之爲政者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廢何以性爲誠能反求諸性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性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苟善修之物無不同仁與私反若能去欲至盡如匹帛無纖塵之色是可謂之無欲不得謂之無私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天非已獨專以自善是爲天私雖天非仁仁之爲道內存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流動滿盈無閒於宇內是卽其本體非僅其發用氣機不至萌蘖立見其絕條斡立見其槁旣絕旣槁仁將安在是故虛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苟善修之無行不順義與固反無有定方凡德易識惟義爲難識內主易識外行難識士以專直行以變化心如權世如衡權無定所乃得其平確守不移謂之石義揚號以服人謂之聲義二者雖正不可以馴暴安民人我一情本無衆異一情衆異猶一繩互縮而爲百結從中解之則不可解引而直之各自爲解復爲一繩豈有不順於此識義夫然後義達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讓禮所由出苟善修之人無不讓禮與爭反古之禮經後世多不能行不行不足以病禮禮之失非儀文度數之失乃爭之失上世以禮息爭後世以禮遂爭君子而不爭則君子不名道德而不爭則道德不顯何況勳勞何況富貴何況奸慝天下大亂此爲之根救於其發其何能救知禮者不在行讓先揖讓右而在心讓賢尙賢之世必

無眞賢示賢於人恥於賈貨歸賢於己辱於攘貨世以賢爲賢
我以不爭爲賢讓德之外更以何者爲賢抑抑雍雍不習而成
風君子不黨小人不戕雖不議禮而禮自行於天下性渾無物
中具大明智所由出苟善修之物無不通智之本體同於日月
自翳礙以長知識日深掩蔽日厚蔽明者非他卽我之明蔽聰
者非他卽我之聰我所以不及舜者我唯一明舜有四明我唯
一聰舜有四聰是以我測一物而不足舜照天下而有餘人之
耳目不大相遠十里之閒不辨牛馬五里之閒不聞鼓鐘誠能
法舜以爲智四海之視詛附耳以聲未至之禍福承睫以形所
患智之不足者患在正不勝詭夫詭明不如小明小明不如偏
明偏明不如大明大明所在雖身所不歷事所不習而智常周
於天下三德之修皆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善與不善雖

間於微渺亦不難辨但知其不善而去之知其善而守之謂爲
竟事以此用智未得智力修德者雖能致精得於沈潛其中易
膠智之眞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之圓則成圓仁得之
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而和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
而能大其誤者見智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既成僅能充
身華色不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修皆從智
入人固我同及其積小至大積近至遠則有不同世有守一官
治一邑而稱善者而善治天下者則未之聞蓋大小不同勢遠
近不同情豈能縮天地爲三里之城豈能縮萬物爲三百戶之
民德雖至純不及遠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
舜之仁不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
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可勝用雖

不殺梟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此爲大機大要陽氣發生軸虛相受二喻蓋取諸此

性功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爲上倫上倫如日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己獨昭昭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螢不可亂星不必爲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象堂房奧窔無有隱匿青黃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眾農未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興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以象取喻日月星有異體以心取喻

日月星惟一明自照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卽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卽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卽能照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城卽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卽一國之耳目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卽其耳目心身無不遂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垢體立峻潔何讓日月孰不尊其賢仰其德雖賢雖德無尺寸之光以臨下土以惠營作飛走之類天有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日禹文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恆謂聖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得

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今之制度朝賓之服必束絲帶絲帶之長五尺綴以錦包綴以佩刀綴以左右鑒巾繞後結前而垂其穗斯爲有用之帶若有愚者割五尺爲二尺五寸者二持以薾於市圜之不周結之不得綴之不稱市人必笑而不取然則雖爲美帶割之遂不成帶修身治天下爲一帶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致中和育萬物爲一帶取致中和割育萬物不成育萬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歸仁爲一帶取克己割天下歸仁不成天下歸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梃撻秦楚爲一帶取孝悌忠信制梃撻秦楚不成制梃撻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續所割二尺五寸之帶還爲五尺之帶可圜可結可綴兩端之穗粲然而中有續脊終不成帶大道既裂身自爲身世自爲世此不貫於彼彼不根於此強合爲一雖或小康終不成治若是者何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又譬織帶者引五尺之絲於機上但成二尺五寸其二尺五寸不加緯織仍爲散絲但結尾端亦豈成帶以織所起喻本以織所止喻末工專於本不能使末織之半自然成帶學專於本不能使末及之羣生自然成治若是者何一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水則爲一於己必盡於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父子相殘兄弟相讐夫婦相反性何以通天災傷稼人禍傷財凍餒離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盜賊忽至破城滅國屠市燬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不可爲天下官天地初闢有道無德有治

無政清靜淵默各養其身黃帝谷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運及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備使五穀爲食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溉生民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抉本眞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篤鑰專歸於儒故仲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輈轉亂國日不暇息身既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絲種釋惟明死故求眞心寶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即所成性離之無以盡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廩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人若棄其廣宅樓身於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性何以異是今於其內致精於其外若遺若忘天地山河忘類泡影萬物百姓遺等芻狗名爲治世實非治世即非盡性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空未見其實吾見其私未見其公學能盡性四通六格備在一身如酌水於井取火於石井無盡水石無盡火夫井僅容甕石大如棗何以無盡若是以天地之水通於容甕之井以天地之火藏於如棗之石水火本自無盡非井石能不盡世能用我如日酌日取無求不足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錮智慮外勳利怵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

專一藝猶有益於治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自明

道無小大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如土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繩墨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就之不可取寶非己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己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圓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自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內實內明譬諸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卽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卽氣血而不知聞識

之非卽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心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接脈則藏猶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閒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

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尙何言心心有眞明人皆以意爲明心有眞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眞體眞明大徹小徹內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內見於尺而外尺應之心無長短易應者內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內得其十而外效不闕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旣事旣試內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古之人學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彝迨其後也非性命不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參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掇前

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絕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橫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悅入

甄晚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壹於心而患多憂多恚爲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靜者始未嘗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未嘗不力而憂恚之疾終不可治因思心之本體虛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達心無窮達地有苦樂心無苦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恚而勞其心以治憂恚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既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詈僕妾而怒養子而亦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卽此一人卽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悅不在物也悅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悅爲戕心之刃悅爲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爲從悅以入悅者非適情之謂非徇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

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自從悅入不戚戚而恒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潛失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遜如繫狙包汞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遜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汞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人倫難協民物難齊皆心之所貫也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悅可以達之不悅則嘗懷煩懣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間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

悅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悅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以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悅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爭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陰霾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悅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爲悅之所可致也仲尼之教亦多術矣不聞以悅教

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生質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恆多憂恚細察病根皆不悅害之故由此入也悅爲我門非眾之門人固有生而無慍怒者豈非質之近於道乎而不可以入道者何蓋人之生也爲質不齊而爲疾亦異或之剛之柔不以相濟或好名好利用心不壹是在因其疾而治之不可同於我也

有爲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顧子曰內盡卽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爲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雁門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

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爲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卽粥也亦不可耕之穫之舂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爲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修猶耕穫舂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卽外治卽米可生食矣何必炊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爲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卽其行行卽其言學卽其政政卽其學孟子欲制梃撻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手王齊我知其果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徐中允著書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唐子慨然而歎曰吾

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爲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奕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爲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爲義不能用衆非義也爲智不能決詭非智也昔者大瓠嘗稱高景逸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徇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不立勇有所不爲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物非牝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氏與於治而不辨於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天下無無本之枝壹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壹於內者失之矣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不可飲母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爲醋乃療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艮功

修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爲賓程子朱子

之屬爲主賓擯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閫室之奥主不習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爲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存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根而去其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吾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專執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遂情達變物無詬厲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不煖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爲無功之儒解也德必一修必純後儒得半誤以爲一也守固誤以爲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者唐子之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己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飢饉死於兵革死於

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鋼心自謂聖賢世既多難己安能獨賢是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蓋一失卽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卽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卽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卽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形也心形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反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愚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鬬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不充自窮於內非有能窮之者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身處末世心無古今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恥之非恥不若堯舜也恥失之心也自學無眞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才天之生才豈無大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豈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

一豈有仁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
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
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
學之不至也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
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卽梯亂功卽媒禍君子無取
焉卽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
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
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哉心性無功是有天
地而不生萬物也旣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
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自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
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
卽耳目而有耳目者卽毋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

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
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篤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仁義故大聰明
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
聰也自視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
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聰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
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
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鮮君

治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小
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
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
天下治反是於有道者誰也師尹皇父無罪勃貂驪姬無罪后

羿寒浞無罪何云無罪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伊尹周公無功何云無功良藥生人不能生不飲者一賢人進則望治一小人進則憂亂皆淺識近見不知其本者也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於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上觀古昔堯舜禹啟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漢治多於亂治世多者雖有昏主賴前王以安也其餘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亂世十八九前帝澤薄無以保其後故也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其如彼爲君者何哉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徵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爲不多矣其餘非暴卽闇非闇卽辟非辟卽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爲異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無所爲者也非天之所爲也人也人之無所不爲也不可以有爲也此古今所同歎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臬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爲田市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爲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悅學達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抑尊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違之爲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螘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違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翦飯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於官聾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襲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況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蜀人之事神也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禍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侍其猶端公乎無聞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舅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門宴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

自蔽也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宮闈之過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鱉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縉禁鱉鱉之屬安所得此鱉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史可以爲帝王師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奸人化爲良臣何治道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爲尊也

尙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顧涇陽曰禮義者治之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曰何爲不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

猶五穀也學廢世衰惟欲所嗜黷昏僨興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艮者不教而善子之不艮者雖教不善家有不艮之子詈則詈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入則詩書出則博奕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子而況四海之大生民之眾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涸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反掌也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自為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於幽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眾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為然人情之相尚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徧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尚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織履不假於鄰女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穀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為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為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孫子曰風之為言誠然矣雖然竊

有惑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旣苦於禮義不可强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而天下大治矣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鑒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尙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鄣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鄣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尙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賤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況太僕哉太僕且然況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莢貂錦寘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

苑囿損羞品卻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僞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先生牆然在闕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苟安舉天下之民縶之策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鬬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

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戶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啟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啟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楝癰肥則體敝此竊富之源治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兗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鑄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

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
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
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而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
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齎餽魚肉果蔬椒
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錙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
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衆矣此藉一室之富
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
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
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
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翦其枝以爲筐筥之器以
爲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
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

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
已也虐取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
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羣
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
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
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己者貧餒而去既亡於上復取於
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
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
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離其父常歎其生之
不犬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
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錢銀罌珠玉珊
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

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祖衷褐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何必金玉粱肉可飽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聞明之興也吳之民不食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吳俗尙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賞罰則見以爲敍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敍政日以壞勢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內交閧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

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勦
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
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
邦耀曰今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
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
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
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
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
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讐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
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
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海困窮之時無雄則
飢寒積憂之氣發爲災祲爲彗孛爲水旱爲山川草木人鬼之
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逋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
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
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爲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
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雖爲君者不過中材之主卽有
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亦無如何況昇涅之流哉君之
於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
得安身無疾則心豈復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
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爲身也牢廐門庭田園
道路凡有所營皆爲身也非獨農桑蠲貸爲民也上天下地九
彝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所有事皆爲民也茅舍無恙然
後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後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後天祿可
享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厤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眾職明天時修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讐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既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豕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彼顯榮之舉矣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乎然而無乳以餓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

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高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皐陶爲尚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逢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爲知府者若孫叔敖爲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奸慝畢除克壯戎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盌四譯來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爲治乎欲適燕而馬首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爲治者不以富民爲功而欲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皐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棄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有歸

人之生也身爲重自有天地以來包犧氏爲網罟神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矣帝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即不吝施者饑與之一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效功盡矣

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己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滅則俱滅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纔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露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

主夫天下之智者一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既爲虛位世既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附錄

先生父諱階泰明末爲吳江令因蜀寇亂不得歸遂家吳焉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申申外無閒言父歿葬於吳門虎邱 王聞遠撰 行略

先生罷官後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嘗絕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著書不輟 同上

先生論貧富不均爲亂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爲高臺者必有洿池爲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穫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爲麪菽粞雜以稈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於物則墜貧擔者前重於後則傾不平故也嗚呼吾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 大命篇

又論人生死之理曰唐子見果贏曰果贏與天地長久也見桃李曰桃李與天地長久也見鸚鵡曰鸚鵡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不見終始而此二三類者見倣不越歲月之閒而謂之同長而並久其有說乎百物皆有精無精不生既生既壯練而聚之復

傳爲形形非異卽精之成也精非異卽形之初也收於實結於
彈禪代不窮自有天地則自果贏鸛鴝於今人之所知限於其
目今年一果贏生來年一果贏死今年爲鸛鴝之子者生來日
爲鸛鴝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爲精精爲形萬
億年之間雖易其形爲萬億果贏實萬億果贏而一蔓也雖易
其形爲萬億鸛鴝實萬億鸛鴝而一身也果鳥其短忽乎天地
其長久乎人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死雖有高明之人亦自傷
不如龜鶴自歎等於蜉蝣不察於天地萬物之故反諸身而自
昧焉是故知道者朋酒羔羊以慶友朋而不自慶被衰圍絰以
致哀於親而不自哀蓋察乎傳形之常而知生非創生死非卒
死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爲絕爲續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絕
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生

死也仲尼觀水而歎逝者時之逝也日月迭行晝夜相繼如馳
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於帝王自帝王以至於今茲如披籍
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過風然此聖人與衆
人同者也聖人之所以異於衆人者有形則逝無形則不逝順
於形者逝立乎無形者不逝無古今無往來無生死其斯爲至
矣乎博觀篇

盜都魏叔子見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尙有其人乎宣城梅
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當藏之名山以
待其人耳行略

潘次耕曰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
論治道則崇儉尙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
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不名潛書直名唐子

可矣潛書序
圃亭交游
魏先生禧別爲三魏學案
梅先生文鼎別爲勿庵學案
潘先生耒別見亭林學案
顧先生祖禹別爲宛溪學案
王先生源別見習齋學案

清儒學案卷二百七終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十四

錢先生澧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遷御史會甘肅冒賑事發撫藩皆獲罪先生以陝撫畢沅會兩署陝甘總督豈竟毫無聞見因疏劾其瞻徇迴護畢坐削級未幾又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貪黷虧帑數十萬金高宗命尚書和珅左都御史劉墉往按之並命先生偕往先生微服先行於良鄉途中獲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事比到省詰庫吏得實乃出示召諸商來領貸款庫藏遽爲之空案遂定國泰卒伏法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按試各郡絕干謁

取士一秉至公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手
自戒責士子莫不感服遭憂回籍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
因前在學政任內失察事以主事降補服闋選戶部主事及引
見即命以員外郎補用旋特擢湖廣道御史時軍機大臣和珅
與阿文成桂等不和辦事不在一室先生慮開朋黨之萌疏請
悉照舊章令諸大臣仍同止軍機處辦事上覽奏稱是復命在
軍機章京上行走六十年九月自灤陽扈蹕還病卒年五十六
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遊同邑王素懷明經瑾之門素
懷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其言
曰古人立品必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
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讀破萬卷適取罪聖賢耳先生謹守其
教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所爲文戛戛獨造卓然成家尤工

書法逼近平原嘗興酣畫馬得者珍之如拱璧云著有南園遺
集五卷 參史傳 袁文揆撰別傳 程含章撰墓志銘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湖南試牘序

使者按試數郡例檢試文佳者數首刻之不沒作者之善也於
是應試生童亦爭先覩以爲快將以覘使者之所好而爲揣摩
之術也使者聞而恥之曰此即義利之關不可不亟辨者也朝
廷之取人才由此人才之所由進於朝廷者亦由此學聖賢之
道而代聖賢之言不求其何以有當於聖賢而僅僅欲徇使者
之好充此念後將何所不至哉夫聖賢之道遠矣今謂爲文者
所言即皆聖賢之言不特聞者不信即言者亦不敢自信然而
人之不能及聖賢者其自盡之功也聖賢之不能大遠於人者

此同受之理也聖賢道足於身而爲言學者卽因聖賢之言以見道見旣眞則其爲言亦不遠矣天下同此人同此道也猝然而遇諸塗焉若爲燕若爲越邈不相侔矣然此之言是彼也色然喜彼之言非此也靦然怒文之爲物猶是也或曰若是則天下宜無不遇之文人矣莊生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惡可强而同哉曰受於天者理無不同也盡於人者功則不可强也作之者有差等知之者亦有差等然旣已入於聖賢之道而不求乎上者取法之徒貶損以希目前之一遇聞好高髯則且一尺聞好廣眉則方半額其不取憎於人也又有幾邪

續刻湖南試牘序

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卽漸退謂止於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本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累受獨正至千餘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之旣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腴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旣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眞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

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蝘蜓深爲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菢之力負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投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又且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邪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邪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閒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强半歸烏有在使者會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孤大造賦畀之美與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邪因再哀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邪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邪噫嘻惟日望之已矣

王素懷先生七十壽序

儒者肖形於天天運而不已儒者强而不息終日惕若與時偕極少而壯壯而老道昌於行恆德著於積久所以返性情卽所以綏眉壽伊古無易也師體備聖賢之學用致高年厥量之所極匪小子所盡言詮然自從事於茲廿有三載矣飲河者孰測

河之所自就腹滿而矜其味戴曰者疇驗曰之所行即目徹而詡其明敢以詩業所聞略言其端訓澧有曰秉彝雖自所生必反求而後實有諸己今學不講力行然爲文亦見道之始夫爲文者不曰代往聖言乎言者言也所以言者非言也確信義理於心而後能明之口又豈但口宣之哉且將使身有之矣徇華者徑惑希利者心賊去此二者而後漸近於聖域一曰用志不可不專操行不可不固疴癯累丸斯承蜩若掇愚公奉畚則操蛇知懼若見異累遷中道輒廢絲欲絢而染稧竈方煬而薪置難乎其有濟矣一曰學者盡己而已孫卿子有言天不爲人之惡窮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而輟行故麥茂於霜雪而雞鳴乎風雨何論乎道足身窮何恤乎俗衆我寡一曰吾聞君子盡性矣不聞養生也闕心思黜耳目安貴賦此形爲存吾神莫過於仁堅吾體莫要於禮子居惜其拔毛伯陽務於塞兌祇自成其私耳焉知所求之必遂凡此者皆所親承於昔日也指以名師之萬一或亦無大失歟龍吹氣成雲而乘之以盡神者惟其所自爲也君子即身具德而修之以獲吉者亦無事他求也且澧之於師尤有異之乎人者矣自年十八始得修贄請謁師輒齒之諸子之列孩養而厎成之非止一歲一月自補博士弟子爰至乎斯義則師生恩均毛裏也前年假還拜師母於內堂依切瞻仰覺相違已歷九歲德輝道氣略未少衰於疇曩而家嚴君又時相過從杯酒雍容嘗曰我兩人雖所業殊異而此數十寒暑內各以安貧守素能無願外故雖老而所存猶强流輩澧敬爲說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水渴而不竭則沈玉極矣君子敬承造物

之所予而罔懈則因材之培亦無異矣明年恭逢皇上七旬萬壽薄海敷天臚慶承歡千叟備於禮宴九如賡乎樂章綑綑穆穆乎皇皇師於是正七十家嚴君七十有二不益見聖人在上斂福以爲民錫而能率德歸極者遂與同登壽域也哉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凡至願欲申孰若無疆之休凝於其所尊所親哉而際斯之時師方挈我嚴君總鄉之耆老子弟效祝釐乎三多敬瞻恩於萬里退而秩秩乎曳鳩彬彬乎酌兕以式後生以令繁祉於其方來正未有艾何小子之多幸也而豈言之所能盡哉

用嚴說書刻澧州試院廳事後

寬則慢微獨無以警無良嘗因之詮誤善類故道莫尚於嚴且未有用嚴而已敢偷惰者自鞭之道亦在是矣

附錄

先生性孝友爲諸生時奔走數十里外負米以養及入翰林喜曰吾今乃得祿養親矣與仲叔曲盡親愛季弟沅早逝無子恤其婦必使得所生次子嘉棠即以嗣之 墓誌

先生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官翰林時非朝會赴公所不坐車蔬食大布宴如也人或勸之答曰吾本寒士少年辛苦如在目前且爲官而惟車馬衣服是營又烏能廉聞者歎服見故人子弟侈肆者必切戒之 同上

先生遇戚友有昏喪急難事必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弗少惜視學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助修會館又與里人增設府縣兩學鄉會卷金壬子昆明大水先生周覽六河源委切究利弊上六河說於大吏且倡衆捐資助工水患以除鄉人德之 同上

先生容貌莊嚴而待人又極和平好崇獎士類凡以詩文就質者必面指其瑕而亟揚其善蔬食留賓高談不倦士類無不心悅同上

先生既卒阿文成等爲文以祭稱其有守有爲以不能竟其用爲恨嘉慶丁卯鄉人以先生清風亮節呈請崇祀鄉賢祠得旨允准別傳

劉先生大紳

劉大紳字寄庵溫州人乾隆壬辰進士選授山東新城縣知縣時累年荒旱在任多惠政民愛之若父母調知曹縣值趙王河隄決奉檄修築集夫役萬餘人以工代賑兩月竣事公暇卽親詣書院校士嘗告諸生曰朱子小學一書爲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途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僞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埽應對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達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於是士知正學風氣一變後以忤上官意引疾歸病痊補文登縣尋以曹縣任內舊案被議遣戍爲新城曹縣士民捐金請贖得釋回嘉慶五年特諭送部引見旋仍發山東補朝城縣歷署青州武定府同知嘗督捕蝗蝻並查辦沿河賑務皆竭力任事實惠及民十年以母老請養回籍遂不出主講雲南五華書院成就後學甚衆道光八年卒年八十二入祀鄉賢名宦等祠工詩古文著有寄庵詩文集參史傳學案小識先正事略

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

國家褒崇先聖賢後自顏會閔冉而下若濂洛關閩其嗣裔皆予以博士世襲罔替隆重儒術昌明經學恩溥禮周於斯爲備嘉慶七年秋天子復俞山東撫臣請以濟南伏生六十五代孫敬祖在鄒平者爲博士俾世襲縉紳大夫之徒耆矜子弟之選莫不欣忭歌頌是舉也上紹姬周唐宋有承炎炎盛漢光耀其閒聖天子優渥之仁賢大夫表章之義爲千古所未有也雲南劉大紳備員東土嘗以事過伏生里拜祠下祠中範授書像伏生南向坐女西向坐鼂錯東向坐少下肅肅穆穆如際其時祠後爲墓邨阜拱環林木蓊蔚信靈爽所憑依也竊念暴秦肆虐焚之虐於書尤爲厲禁當時齊魯諸儒固無敢私挾偶語者幸而伏生以既老之神明腹笥藏之否則雜然與諸子百家同歸煨燼矣然亦幸而伏生年九十不即死鼂錯適以求書使至假使伏生死先數年使者來且數年後異日孔壁未出晉偽競作書之傳不傳固未可知也顧伏生豈無子若孫能誦書者乃寂寂無所見而煩九十老人口授其女以授於使者耶尚書不絕如綫吁亦危矣東漢明帝爲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以師禮其後臨雍養老以榮爲五更親割祖執爵而酳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生值經學盛行之後一佔畢諸生耳跡其行事不踰中人當拜老乞言之時亦未聞有所祖述以爲啟沃而明帝固崇異之如此若伏生者以其身存亡爲書之存亡者也書旣授而禮遇不及其門爵祿不及其子孫將所謂上焉者以黃老之治爲之君下焉者以刑名之佐爲之臣二帝三王之道載於書者固未嘗肆業及之求書受書姑以是爲名也云爾

非我國家聖君賢佐一德同心其誰能舉廢墜之典於二千餘年之後汲汲焉求其六十五代之裔孫而報稱之也哉今年博士將入覲相見濟南大紳旣幸親覩盛事又識博士敬述其大略誌之

上伯制軍書

十二月初九日鄙州鍾牧到委巷中宣示闕書聘金俾大紳爲五華書院山長當卽再拜祗受蕭緘申謝想蒙賜覽矣惟是爾時感愧交幷詞意鄙拙不盡所言懼無以仰副大君子樂育羣才之至意是以忘其忌諱重瀆視聽冀教誨焉蓋聞書院之於學校遞爲廢興者也三代後學校之教不修士之有志於學者始相與擇勝地立精舍從事於學而書院名焉其後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則有改書院爲學校者矣又其後學校之名猶存而實漸失於是書院復興子朱子衡州石鼓書院記詳哉其言之矣朱子曰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又曰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學亂焉所謂富哉言乎者非耶五華書院肇自西林鄂文端公其繼起而廣大之者皆聖賢之徒公相之選萃三迤之士人於其中延師課訓之藏書有樓寢息有室脩膳之豐膏火之裕視中州大省有加焉是亦所以助學校之不及也然而士之來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子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今欲使來游之士盡捐舊習相與深求古人設書院之意旣無是師安得有是弟子而況如大紳之衰年廢學漫無短長

者哉然大紳嘗考自有五華書院以來名臣碩彥學士大夫蓋
無不出其中卽以近時論若錢龍池少司馬李鶴峯中丞周立
厓少廷尉錢南園副使萬荔邨方伯其最著者也彼其時亦豈
能不從事於科舉之學哉毋亦唯是卽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
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已之分本末兼該內外交修是
以見用於世與徒事佔畢帖括者相去霄壤也是以諸公之所
成就爲昆華洱蒼生氣色而爲之師者若前之孫潛邨先生後
之張惕庵先生亦且至今聲稱不朽也抑又聞之前明顧涇陽
先生高忠憲公於應天書院講子朱子之學東林之名滿天下
以社學應之者百餘年風未熄此亦子朱子所謂好古圖新之
資能謹而存之者也今大人百世之師也惟望出其所學以授
大紳使大紳得以遞授於弟子而皆得師焉則今日之五華書
院與郡縣學校而並興當世有子朱子者其必爲之記其本末
以告來者矣

王先生崧

王崧字樂山浪穹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山西武鄉縣知縣以病
乞歸滇士多樸質先生獨徧覽羣籍學問淹通阮文達元總督
雲貴時延先生主修通志稱其地理封建諸篇能得魏收杜佑
之遺法云著有說緯六卷（參史傳）

說緯

孔子刪詩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
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
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

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書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經典釋文序錄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著）羣書所言詩篇之數其由來如此今詩三百五篇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辭合之爲三百十一篇外皆孔子所刪有非之者有信之者毛詩正義謂三百十一篇自司馬遷有三千餘篇之說儒者遂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此非之者也（毛詩正義三十卷唐孔穎達疏經典釋文音義詩是此書之名毛是傳詩人姓）呂氏讀詩記歐陽公曰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觀之何啻三千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此信司馬氏之說而推闡之也（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著）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逸詩篇名若貍首（原注禮漢書注）祈招（原注左傳昭公十二年）轡之柔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逸周書太子晉解）皆有其辭惟采蘋（原注周禮春官樂師注）河水新宮茅鴟（河水僖二十三年新宮昭二十五年茅鴟襄二十八年）鳩飛（原注晉語）無辭或謂河水汚水也（原注韋昭）新宮斯干也（原注朱子）鳩飛小宛也（原注韋昭）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

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集證周禮大宗伯禦師雨師疏又引見洪範正義月離于畢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王氏所言亦以刪詩爲然也而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則力辯刪詩之非朱氏曰詩者掌之王朝頒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頒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

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重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師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曝書亭集詩論）趙氏曰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衞彪傒引武王飫歌（原注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之謂飫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焉案周語）及公子重耳賦河水（嵫案晉語四篇文公在翟章）二條是逸敬王十年章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閒有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原注成九年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無不代匱襄五年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壽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三十年引詩曰淑愼爾止毋載爾僞　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原注莊二十二年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引詩曰佞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不慭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引詩曰禮義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引詩曰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原注僖二十三年晉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柔矣二十八年工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　是逸詩僅刪存之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而所引逸詩反

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轔之近事以充數耶又如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兮句曾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秦武王篇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秦昭襄王篇客卿造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黃歇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原注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泰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木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

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或即古詩原本孔子即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尙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侯（崧案此見尙書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尙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采薇及介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耶（陔餘叢考卷二）崔氏曰國風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玩其詞意乃當孔子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吳公子札來聘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綢衣茹蘆之章卽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卽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也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由此觀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尙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傳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篇是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闕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

敎門人非刪之也（洙泗考信錄卷五）宋葉適習學記言近人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論大略相同然於事理皆有所未安朱氏推原詩逸之故但可解章句之闕略者耳三百五篇外逸詩甚多何以不盡遺忘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此但就現存之書計之也古詩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十分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況所列逸詩正多墨漏除前文所有外今備錄之左傳宣公二年我之懷矣自詒伊慼禮記檀弓下篇豵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坊記篇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緇衣篇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射義篇曾孫侯氏四正具擧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又見大戴禮投壺篇周禮諸侯以貍首爲節儀禮注

貍首逸詩曾孫也　大戴禮記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今本大戴禮無此文引見漢書王式傳注又見文選馬融舞賦曹植責躬詩應休璉與蒲公書注　用兵篇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孟子梁惠王下篇畜君何尤國語周敬王章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此師曠歌無射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此太子晉歌嶠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與不疑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國子賦轡之柔矣注見周書家語六本篇皇皇土帝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墨子所染篇必擇所堪必謹所堪非攻中篇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列子湯問篇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荀子王霸篇如霜雪之將將

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臣道篇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天論篇何恤人之言兮解蔽篇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正名篇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戰國策秦昭襄王篇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趙武靈王篇服亂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說苑尊賢篇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權謀篇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史記商君列傳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詔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後漢書楊終傳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束晳傳羽觴隨波列女傳辯通類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集韵佼人如蜱以上逸詩凡前文所引未全者皆備錄之凡此所錄諸詩皆在三百五篇之外者至於采薇五蛇二歌其辭與三百篇不類疑是戰國人之作既不采於太史孔子豈能錄之一詩有一序其數相若三千餘篇不可信五百一十一篇又何所徵尚書緯出於史記之後語多荒誕三千二百四十篇之書不可以之例詩也崔氏謂孔子無刪詩之事所得止有此數然則三百五篇外何以復有逸詩惟此外闕略不全之說於事理宜然大抵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一似昭明太子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而不知古人之詩皆樂之辭君卿大夫之所作無論矣即里巷之歌謠矢口而出苟和之以器無非樂也雖不和之以器亦可云無

器之樂也史記之書謬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即協者尚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絃歌之用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黜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樂時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通志樂略第一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

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閒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

通志二百卷 宋鄭樵著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經籍考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

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宋馬端臨著）鄭氏作詩辨妄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序（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其通志樂略謂齊魯韓毛各爲序訓以說相高亦是辨妄之意其謂南陔等六篇爲笙詩有聲無辭與毛鄭義異惟論孔子正樂於詩專取其音得詩得聲爲三百篇得詩不得聲則置之而爲逸詩所見甚韙馬氏之說意在伸序其論錄詩刪詩則但就詞意爲言而不及音律崧竊以爲詩必兼辭聲義三端而始全先有意而後能爲辭有意則義在其中徒有辭而不能叶之於聲則是記序議論之文而非樂章矣太師及孔子所錄則三端皆全者也史記謂取其可施於禮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參以鄭氏馬氏所言則於事理允協三百篇後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樂府爲詩餘爲詞曲其初亦三端皆全而爲樂也久之而音律盡失後之效爲諸體者亦如作詩之徒有其辭而無關於樂惟南北各曲以優人演爲戲劇之故辭與聲協愈出愈奇而義不可訓樂之遷流一至於此而孔子所正者遂不可復考猶幸三百五篇具在誦而法之學者其可忽諸

李先生文耕

李文耕字心田號復齋一號墾石昆陽人曾祖從綱祖昉父頤學三世皆舉人先生成嘉慶壬戌進士以知縣分發山東補鄒平令因病去官病痊復坐補原缺在任五年以清訟息爭戢暴

安良爲務而尤盡心教化創立義學及梁鄒書院使諸生誦讀其中親策勵之後調冠縣擢膠州知州所至皆有循聲歷官至貴州按察使以老原品休致道光十八年卒年七十七歿後入祀鄉賢及山左名宦祠先生生而嚴重年十七讀朱子古文及張南軒義利辨陸稼書三魚堂集即悉心研究歎曰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也於是一言一行奉以爲的其論學也辨晰毫釐歸諸至是不爲瑣瑣之談不爲高遠無涯際之論而道學自修之要行已接物之方爲政治民之道無不燦若列眉筮仕二十餘年毅然以崇正學挽澆風爲己任官山東貴州時凡與僚屬文移牘札無不以勤政愛民修身化俗相勖勉致仕歸里杜門卻軌每昧爽起猶自立課程一日中作三次省察暇即與孫輩及一二門人講學不輟說者謂滇省遠在西南邊徼文章節義後

先相望而道學一脈開自先生夷考其言與行殆陸清獻之流亞也著有孝弟錄二卷文廟增輯通錄八卷啟蒙韻言一卷所爲詩文有喜聞過齋集十二卷參史傳劉鴻翱撰墓表王贈芳撰行狀及文集序廖敦行撰文集序

文集

憤悱初稿

甲子冬月初一日偶思仁義禮知信五字謂仁爲心之全德義祇是其裁制處禮祇是其品節處知之眞則謂之智行之實則謂之信仁之爲德至尊無對甚全無偏一言仁而義禮智信在其中似不立此數項名色亦得即分出此數項亦不可與仁對言及起行至中堂見一物不正急往正之忽自省曰此乃禮之所發未嘗因仁而有特發之懇切處未嘗離仁耳乃知禮雖從

仁出卻自有禮之境界面目不妨分爲一德未可以其統於仁遂並其分位而抹煞之也義智信殆亦若此耳

又嘗疑信無其位智亦附於仁禮之中而別其是非亦無其位何以配天之貞而爲一德然吾性中苟非有澄然不混者何以事至物來而輕重緩急之分遂釐然心目而劑量乎惻隱慈愛之念以出至惻隱之行則又辨其親疏別其隆殺曲折纖悉之不可淆而禮以定審其過當審其回邪兵革刑禁之不可已而義以行是智雖統於仁而別其疑似辨其隱微有非一惻隱之心所能盡者又或遇一人而賢姦臧否之能察見一物而條理終始之能辨遇一事而是非成敗之能照不必皆切於己感乎心而後能燭照判決之也豈非自有其境界面目不可以抹煞者乎再如同一慈祥之人而智量大者做得周詳智量小者做得狹隘益可見矣又推之如禮出於仁而恭遜退讓嚴謹温文又自成一番面目非實有秩然於中者不能盡其分義出於仁而斷制森嚴趣舍蚤決又自是一段氣象非實有截然於中者不能正其則且見人有禮便覺允當於心而思效其整齊見人有義便覺脗合於心而思法其正直豈必尋源於慈愛之流行而後有此等意思乎特此心之懇切效慕者無非放心之收而統攝要歸於仁中耳不知其理之一不可不明其分之殊則尤不可

道理是由靜而動人心亦自靜而動蓋有體而後有用也然功夫卻是多從動處做到靜處觀中庸註戒懼是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非單指不睹不聞也註致中是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未有截開前後獨從

至靜中下手者後人喦在靜中講存心所以病怪百出況周子太極圖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動時力量從靜中養出來靜中存養亦跟動時收攝來也互根二字極可玩味

人之難化不難在人而難在己事之難治不難在事而難在心惟專意克己使偏私之盡化而矜躁之悉平則人之不可處而事之不能辦者或鮮矣要其功夫總有兩端一則在平日之精察一則在臨時之盎耐每與鍾雲亭論事其意見總歸此一路不可及也

滿之招損謙之受益向只看天道惡盈人心好謙一邊若皆奪所恃而逆其意以相報者近看消息之理乃知非盈滿之極直無以激而成損非謙沖之極亦無以迫而取益正如極暑之餘金颸來爽大寒之後始有陽春蓋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雖造化亦無如之何者招字受字乃見實義矣

天道每奪人所恃故驕者之得禍必奇人情最忌人之私故貪者之取怨尤眾

人最怕爲有識者所笑以其操人倫之鑑所以辨是非別眞僞者較若黑白不可亂也若泛泛悠悠之口忽毀忽譽何足重輕而世乃有見好於眾人邀譽於鄉曲者人最怕爲公論所不容以其秉彝好之正所以判賢姦立誅賞者動於性情不可奪也有悖於此眾怒叢之而世乃有犯不韙行不義以人言爲不足恤者人之度量相越不可以尋常道里計者每如此

程子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此語中正無偏周密不漏學者守之萬世無弊若謝氏嘗惺惺法固自包在主一中第專求惺惺便駸駸乎有入禪之勢細讀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學問一卷乃剖

斷清楚居業一編可上接朱子近思錄講學最要之書學者不可不亟讀熟讀

昭烈帝戒子曰無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二語最中學者要害蓋凡爲學者皆知善當爲惡當去總是觀望浮游反若日用間無可以用力者所以終日言善無片善之可紀終日言惡無纖惡之稍去也若如昭烈帝所云不論大小見善則爲見惡則去此是何等勤懇且從小處著力便易上手先其易者乃是實心做事之人正與言不作而爲之難者相反今之學者先難得此一段著實勤懇意思至若孔子釋噬嗑上爻義謂積小足以致大猶第二層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辨也

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人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夫義利之辨爲學一大關要也然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惟張子剖得細微斷得淨盡有功聖學不小許氏之說利物爲公自利爲私界分截然實與張子之言相足至於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尤足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千古仁人志士就義若渴去利若浼者皆於自私自利處擺落乾淨所以一往而不回也學者先辨乎此則立志不雜根基牢固向上自不能已矣

憤悱續稿

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尚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須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

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
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
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眞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
是傾身入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
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
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
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
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卽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
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
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正復不
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
人心最怕驕傲驕則自足於己傲則蔑視乎人其爲凶德第一

固已至懶惰因循尙未必卽是剛惡然其任情便已漫然無所
警懼卽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久之亦可以無所不至總之道二
仁與不仁捨卻憂勤惕厲卽不知所終矣
中庸戒懼愼獨皆行一邊事行跟知來蓋已用學問思辨之功
擇乎中庸而有得者是以密加操存而主宰精明卽可以立天
下之大本切實省察而無使差謬卽可以行天下之達道若初
學用功則惟有讀書窮理隨時集義透一件則有一件之把握
透數件則添數件之把握若能融會貫通則處處俱有把握至
於緣感俱謝歸向寂靜之時則凡前所得心之理無不融入天
性之中與其本體之明併合爲一以待事物之感故卽加以操
存不以已私淆汩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至於感物而動則亦本
其靜時之所操存昭晰而不容昧整齊而不可亂者加以精察

務使適如其分有以行天下之達道註中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自字非功夫截然自此而起蓋靜根於動動時之講求者理順而心安動時之因應者物過而神留一自歸於寂靜卽戒懼而守之以復還其天命之本然而大本於斯立動根於靜靜中之貞一者安固而不可搖靜中之湛明者森列而不可亂一自感物而動卽精察而行之以各止其天則之所安而達道於斯行

程子言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自己體驗出來張楊園先生謂此二字程子發前聖所未有竊謂程子天理二字不惟知到直是行到蓋非克己之盡必不能見天理全身橫渠先生由太虛無欲故虛太虛者克己之盡無一私之雜也有天之名克己之盡乃見其天而天可以名其語可會參而服膺之也

備忘錄二卷第一百五十八條或問放心如何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二百二十六條引康節先生心從行上修語謂人能謹言愼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觀此則人心之放只是從欲一邊放心之求只是收歸理上先儒不多說出理字者意以心具衆理但說操存則理皆在內不必指一事一節以當之也而學者因此遂多將理字落空致生別症如人家管教浪游子弟是要其專務正業若但禁其浪游而不責以正業則彼無所用心而徒有拘禁之嚴恐其仍思放佚似莫如指實理字作收放心之歸宿爲牢靠也

或問物必有則則不離物靜中未感事物義理將何所附愚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功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動靜皆油油在心目間如知萬物之皆

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事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既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突見其理未應之前掃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

靜中操存固是收斂不容一物然已得之理自管温繹精熟體認融洽則致中立本功夫倍見得力蓋初學功夫不能遽比聖賢聖賢是物格知至者故一加收攝主宰精明卽萬理無不呈露於此學者氣拘物蔽之後虧欠已多雖加操存只是素昔篤信之理油然在目其未融者仍須隨時體認體認有得乃爲感應之本也

先儒言靜中有物已不落空然尙未指實何物若直以酬應萬事之理坐實此物字則舉靜而貫攝乎動操存益有把握矣李厚庵先生謂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蓋爲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尙也眞破的語

性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言性者不可離天蓋天之體用吾性之體用也純乎天而後見性之眞順乎天而後得性之正混合無閒於天而後識性量之宏深極性體之廣大張子曰性天德命天理至哉言乎

富貴貧賤命也不待我而定吉凶禍福亦命也必待我而應不待我而定者君子審而安之必待我而應者君子謹而辨之安命而後能立命也立命乃所以安命也其用心則一而已

整齊嚴肅心自入敬此學者下手第一切要功夫無論動靜皆

離此不得前此有功夫者以此加策前此無功夫者從此發腳必有事焉無先於此者蓋此是知行領頭處也

道爲人性所固有以道自任直儒者尋常本分事完其性之所有而與人無與者也道不易盡性不易完此中要多少苦心多少毅力若嶷然自異於人動見齟齬是先看道字不眞切不但氣象不好已也如夫子以斯文自信此是何等擔承而見於中庸則曰君子之道四未能一也見於論語則躬行君子未之有得也見於孟子則辭命尚未能也此是何等氣象何等心事是豈以一得自是者耶又以天下爲己任此儒者成己成物大端故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如此然志自如此而行事舉動則須看所處地位如伊尹溝中之內是成湯三聘之後若畎畝樂道時則亦嘯歌自適而已若分所未屬而慷慨擔當臧否賢否是卑而言高自取出位之罪也君子戒之

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止可責志眞切中要害之言夫人性之善皆可以爲聖賢然自孔孟至今數千百年中間不媿聖賢者屈指僅二十餘人其餘豈盡聰明才力瞠然人後者哉大抵拘於氣而不自克溺於習而不自振故庸眾與同歸也而要其所以然者總由於志之不立蓋志爲氣帥未有志至而氣不至者如馬御史公伸執贄程門不受十反往而愈恭且欲棄官而來羅仲素聞龜山講易稱伊川之說甚好仲素即謫田往洛求見程子黃勉齋往見朱子盲大風雪白母即行此是何等志氣其至誠懇切處豈尋常俗情所能畔援者即一生任重詣極皆此志爲之也否則無眞實心地豈能有刻苦功夫程子之言其對症藥石矣

孫思邈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二語朱子採入小學若平平讀去語原無病蓋有膽乃能擔事心小乃能敬事智圓則於理能周行方則於道能盡也然在君子之用心守理而已理之所在該大處大該小處小應圓處圓應方處方若有意求大有意求小有意求圓有意求方便夾雜私心作用內中膽大二字尤麤遍察六經無膽大字惟風愆之訓三用敢有二字發端是膽大鐵板註腳蓋爲惡之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無有不膽大者若修善之君子雖掀天揭地之事皆本兢業出之無放膽僥倖處也

人心各有所恃故怠於自修而安於自放惟困苦拂鬱之事環來而奪其所恃則志氣儆而敬畏生在君子則進德最速在小人則悔禍有機蓋憂患原是生路但悟此者多苦不早耳

事非勇決不行非果毅不成然以如事之分爲主事有先後緩急輕重之差失其機則固滯不行越其分則淩亂不達非將自己麤暴怯懦偏僻固滯之私打疊淨盡必不能隨時處中純乎天理當機之奮發跟平日之誠篤來當境之從容跟平日之和順來當事之細密周詳跟平日之窮理格物來凡日用之一物一事無不關動全體雖臨時隨事檢點而非猝辦於臨時者也若平日本無豫養功夫而臨時以倉皇冒昧爲之不止十有九敗也

凡人改過强於行善行善者如走官道自來坦平放步行之亦閒有蹉跌改過者如從崎嶇險阻荆棘瓦礫中尋出正路其艱難處時在心目其平坦處亦不廢提防較之走官道者用心校虛動腳校穩其免於顛躓也必矣

異端之害汨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覩也至
近日功利之害逼天塞地澈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沈潛
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
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
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子立無與
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溉
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提防少疎仍恐爲所刦制其旁觀
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
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
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爲正人心變風俗
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
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

本心知有廉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有自完其貞獨立不懼謝
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觀感興起
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
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
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
嗜好迥殊矣自恆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污
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
而其後遂淪胥而靡知所底也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或問爲政曰爲政以安靜爲主地方無事爲福然辦事方能了
事了事方能無事若有事不辦辦事不了單講安靜貽患養癰
是生事之道非無事之道也且天下事莫不起於細微當其細
微及早撲滅則爲力易而傷人少若待其養成氣候而後圖之

則殺人必多且無辜之驚擾傷殘者不可勝計矣是以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今若就此言而推之則殺人不當謂之不仁生人不當亦可以謂之不仁

病之驟來者促不及防多至傷人然使於初發時急起而療之藥苟對症亦往往收應手之效惟來之緩者初不及覺知及覺知亦不介意迨其養成患害頑不能攻結不能解聽其潰敗甚可懼也

一日諸孫問學答之曰學以求道而道爲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明此理於心實此理於身公此理於人學問無餘事矣觀孟子論樂正子章雖有善性美大神聖層層階級然只是有諸己句爲主蓋學能實有諸己自然充實光輝而可幾於聖神否則雖窮深極微不過紙上之兵而已中庸云不誠無物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可謂傾囊倒篋而出之矣

吾人不得已而有著述必眞能發前人所未發或前人已言而未及推闡明透者我從而指明之使後學不至歧誤乃可否則不是雷同卽是矯異知德者恥之

課程

道光癸巳十一月十五夜子初刻不寐追思生平爲人心術不壞姿質亦中等不惟知善當爲惡當去亦曾實做爲善去惡功夫而念慮不能打疊乾淨功夫不能整齊久常中閒得罪於天地聖賢祖宗父母者正復不少今年七十二桑榆之景來日不能多矣倘若只乘前此功夫再加積累恐從前根基不實不固連新用之功亦同歸於浮沈將終無聞道之一朝可懼莫甚焉

今斷自現在覺悟之一刻判爲今昔昔所爲者一概捨去從今新起另用功夫約於每日之閒分作三次考察當早飯時卽自問卯辰巳三刻所用功夫是仁義抑非仁義踏實地抑非踏實地中閒雜私意否晚飯時則將午閒所行之事所用之功照省如前臨臥時又將飯後所爲如前考察並統計一日之功可對聖賢否從此著實用數年功夫再看何如十六日晨起書定課程

課孫偶記

讀書須反到自己身上來如讀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及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自問我亦是天所生之民也天降衷于我在何處驗出我之恆性在何處見得孟子教人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體認仁義禮智之性便是這個意思如今須自問我之用情何者是惻隱何者是羞惡我何以有此惻隱何以有此羞惡便從此認出我之仁來認出我之義來則自可知恆性之不虛而降衷之可信矣又如讀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便自問聖人爲子爲弟何以尙且自愧未能我們爲子爲弟能如聖人乎我們如今敢自信能事父能事兄乎如此體貼方是讀一句得一句蓋讀書所以講明爲人之理學爲好人也若不體貼在身上何與於爲人何貴於讀書乎

學所以求道也道安在乎中庸註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可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而最切處卽在日用事物離了事物則天理無著落處離了天理則亦不成事物故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有物有

則蓋物卽日用事物則卽天理也註中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不聰明則不成耳目離了耳目則聰明亦無著落處不慈孝則不成父子離了父子則慈孝亦無著落處推之飲食衣服一言一動皆有至當恰好準則便是天理之卽物而存者是以學者致知之功則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力行之功則曰隨事猜察而力行之觀夫子於樊遲問仁則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於子張問行則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便全是在日用事物上切實用功且要之以固守則曰之夷狄不可棄勉之以操持則曰立則參前與則倚衡可知離了日用事物更無處體認天理不隨事隨物體認天理亦更無用功處矣學者但守定夫子告樊遲子張兩章書終身體貼隨時檢點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其他溺於詞章功利惑於虛無寂滅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爾輩識之

大學之提要在誠意中庸之歸宿在誠身子朱子以大學誠意章爲人鬼關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人鬼關之意也孟子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更斬釘截鐵情激於辭猶大學中庸之意也曾思孟傳授心法具在於此矣學者爲善去惡之心不實總是自欺終身爲聖賢門外人甚之便爲掩著之小人再甚之便是無忌憚之小人爾輩辨之不可不早

讀書做人總是小心敬畏一時一事不可放馳蓋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畏是敬之沈著警動處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無事不敬畏之也中庸註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無時不敬畏也詩云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畏

天之威於是保之書云慄慄危懼皇自敬德易言敬愼不敗以恐致福以惕无咎聖賢憂勤惕厲之心千古如見其主意總期於內省無咎其要歸則無不生於憂患否若反敬畏則爲肆一肆則無所不至不知其所終矣須親切認之

學者必學聖人非夸言以自大也蓋聖人者道之的猶射之有正鵠射者未必皆中的然未有舍的而爲射者其中不中則看審固之力何如耳如伯夷伊尹皆是聖人孟子姑舍之而必學孔子非薄伯夷伊尹總是認的眞切心專力正不肯少涉游移也然立志必至於聖賢而取善不遺於芻蕘故第見賢者必思與齊三人同行厥有我師隨事採訪隨時集益乃能湊合融會到聖賢地位蓋聖賢品地去庸流不知幾千里然只是人倫之至如今有人發一言行一事合於人倫至當恰好卽聖賢亦無以過是資我取法者原無窮也不隨處虛心集益便無有長進處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立身處世第一韋絃也今人好訛議人每於無可指摘者推求不已卽其論人之嚴絲毫不容放過疑其自立處必有過乎人者及察其所行所爲卻止庸俗平常而暗室屋漏中或尙多不可對人者是徒以君子厚望人而在己反自安於不肖也自修者必不如此

附錄

先生任鄒平時百姓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循聲大著

墓表

泰安沂州二府素號難治而沂俗較悍先生爲守立屬吏課程告以治鄒平法化險健爲淳良披匪鹽梟望風奔潰勸民捐義

倉備荒地產梓欐椿樹勸民種植養蠶兩府風俗爲之一變同上
先生陟東臬平允安靜不務赫赫之名惟深惡懸案不結勒限
嚴懲兗州多詐贓斃命立置縣役重典吏治肅然同上
官黔時值桐梓縣大水鑿葫蘆口瀉之而患息立男女紡織二
局使民知棉布作家喻戶曉篇使民重倫紀同上
先生年十七府試第一聞父病即歸甫一日而父歿治喪一本
家禮不作佛事痛父以酒致疾遂終身不飲酒行狀同上
李氏居昆陽舊無譜先生乃創爲之又倡建宗祠同上
先生在鄒平創立梁鄒書院及義學四處修伏生祠長白祠表
范文正讀書處立馬宛斯先生神道碑在冠縣創立清泉書院
署蒲臺縣創立縈蒲書院在浙時修錢武肅王祠岳忠武王廟
並刊朱子古文胡文敬公白鹿洞學規三魚堂文集張楊園先
生文集陳文恭公大學衍義輯要五種遺規四禮翼之類隨在
頒行用資化導及採訪節烈孝義手書額旌其閭或立石墓左
復自作勸語表之同上
先生用刑最慎刑具必親閱諭刑役毋傷人筋絡成瘂疾同上
先生自東移黔不能成行同官爲致鹽商感其德亦醵金以
助一無所受自黔歸僦居會城甚湫隘服食麤菲賓祭不用
鮮同上
先生自言夙秉母教謂凡事必具有至誠心乃得見聖賢眞處
生平仕學於一切苟焉爲名而實爲利者恧然深恥實得力此
二語所至士民無不悅服同上
以上雲南

清儒學案卷二百八終

清儒學案二百八卷 白字第陸號
白紙實價壹百陸拾元
天津徐世昌著
北京隆福寺街一五三號
發行處修綆堂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北京文楷齋刻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　初版
天津華新書局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國幣金元貳百捌拾萬元